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一

秦起始皇二十六年庚辰至二世三年甲午凡二十五年

始皇帝

嬴姓伯益之後非子封秦諱凡謂

名政莊襄王子

生于頃故初封胡

嗣為王遂滅六國并

天下

〔缺〕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田齊自太公和至王為凡七傳而為秦所滅

初齊王建行

少國事皆決于君王后

王后君王后大史兵

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

王后卒后勝

魯有顯氏其從去邑從后

相齊與賓客多受秦問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

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齊王將領門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王乃得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入秦王乃得

即魯大夫問之見王曰齊地方敵于周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與齊而在齊國之側者百餘王東周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

齊大夫不與齊而在齊國之側者百餘王東周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國可立矣

至是王賁自燕

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

注見

處之松柏之間

餓而死

齊人怨建遂入齊宮不蚤與誰使合將以亡其國取之曰松柏我住處共者室也

初號皇帝除諡

王既并天下令丞相御史

秦實一名曰柱史即謂柱下史也主四方文書議帝號于

是丞相綰

王前

御史大夫

後即史之率

劫

廷尉

李斯

等皆曰陛下

五運終始 說肇于節 行用漢以 秦用因之 後遂易服 改湖易義 且相潮生 農而相如 相勝不與 帝王章命 本由固不 天命行由 在天更由 人事更由

禮記也。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側，天子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自古以

來。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

也。秦皇最貴，請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布告中為詔。會也。天

子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

帝。他如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諡，是子議父。臣議

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

于萬世，傳之無窮。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初，齊人鄒衍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漢書注曰：衍言有五德，統緒五德各以其說為行。秦漢圖書，玉璽之說，始子

金部以火為金，金能就水，即以金勝水。論相生者，則曰：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

帶出于箕，故應姓。氏始受水德，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于是更命河為德

水。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旗皆尚黑。水北方，數以六為紀。

事統尚法。臣瓚曰：水陰，陰主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于咸陽。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

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

亦不在五
行之數也
以木金水
火土數爲
泉極運世
之樞紐其
不經亦甚
矣
兵器雖銷
而揭竿不
旋踵而起
究何益哉
吾邱壽王
然挾弓弩
之對可謂
知言

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天子弗能禁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

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粵南郡九江鄡郡會稽豫川揚郡

西漢東代郡中郡南郡上郡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幽州北郡置守郡治尉掌任守兵監

地漢中巴郡蜀郡中長沙凡三十五郡典內史爲三十六郡更命民曰黔首黔黑也凡民皆黑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與咸陽

金人凡十二頭各千石置咸陽中漢書五行志始皇二十六年有大入長五一法度衡石丈

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

築宮咸陽北阪徐廣曰在咸陽西北漢武時別名上初諸廟及章臺在咸陽西咸陽城

上林在長安西漢武更增廣之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

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諸起爲道不周

閣可通編木爲欄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明年復作信宮郡及治馳道

及甘泉前殿漢書紀林光宮一名甘泉宮始皇造在池陽

于天下是年帝巡遊西北地王蒙頭山過關中秦城四郡今甘肅臨洮

天子所行道孔謂地北地縣今甘肅平涼于天下地北地縣今甘肅平涼

鼎淪泗水
及鼎出汾
陰唐方士
荒唐之說
而秦皇漢
武軌述一
轍其識更
重者下矣

子房以蓋
世才乃微
仲於焉政
荆柯之計
蘇軾所論
良是獨是
秦法之嚴
而大索十
日不得此
或史家行
筆可見無
亦之誤然
同仇之心
而續綱不
足特矣

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史記封禪書秦誠開而九鼎入子壽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使千人沒水求之

弗得

水經注泗水南逕彭城故城東秦始皇求周鼎不得所謂鼎也

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

湘山一名雲山亦曰瀟山在湖南岳州

唐巴陵縣西南瀟湖中水經注益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雲山湘君舜二妃也蓋山有瀟湘祠

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

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楮赤也其

山遂自南郡

注見前

由武關歸

〔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

秦縣今開封府

韓人張良

字子房魯南陽人也其特之公狙擊之故凡伏而擊者爲狙擊

誤中副車

副車也漢官制天子副車三十六乘

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

其大父開地相韓昭宣王

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

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

今陽武縣有故城在縣東南

良令力士操鐵椎

其督學禮淮陽東見會海其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

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

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秦縣故城在今江蘇徐州府邳州東

〔西〕三十一年更名臘

禮記月令注臘卽周禮所謂蜡祭也

曰嘉平自惠文王十

二年初臘至是改曰嘉平

茅盈內祀先是色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欲學

黔首自實田

由其頃數實數也

〔丙〕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將軍蒙恬伐匈奴

先是帝之竭石

竭石石門

石如柱形世名天柱柱高數百丈在今廣西永平府昌黎縣南使燕人盧生漢以國為氏求

羨門子高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

兵三十萬人北伐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秦為新秦中漢為朔方魏為唐高唐

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秦縣今甘肅至遼東秦為新秦中漢為朔方魏為唐高唐

延袤延長也萬餘里恬常居上郡今陝西綏德統治

之事在三始皇復使恬除直道道九原注見抵雲陽故城在陝西西安塹山堙

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事在三十五年

〔幻〕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即百越亦曰揚越漢書注南越芋姓地置桂林今廣西桂林

南海今廣東南海象郡其地廣遠今廣東雷州二府廣西發諸嘗通亡人及贅

瑁史記集解男無形財以身自質于妻家曰贅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史記正義南人多

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水經注五嶺最東曰大夷第二曰緬田第三

今廣東南海府保昌縣北嶺田一曰上嶺山又曰黃守山在今湖南郴州府都關亦曰永明嶺在今湖南

南永州府永明縣北嶺田在今永州府江華縣西南嶺亦曰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與

越雜處

彗星見

〔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秦官職師古曰僕射如字古者五武事每

猶于越泥
於師古李
斯然因此
是盡燒詩
而則大非
書無法不
特熱不
吹熱矣

官必有主射
督謀之故名

周青臣

明末四君為兵

進頌曰陛下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上

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

春秋州公亦曰淳于
公其後以國為氏

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恆六卿之

臣

田恆齊大夫
分督事俱見的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

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

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

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

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

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

黔為城旦

黔並刑城旦且起
行刑城四處刑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

吏為師制曰可

〔已〕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亦曰阿城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北史謂阿房宮未
成咸寧更令名者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案

其此以形名宮實
其西阿房實也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

丈旗周馳爲關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在西安府南白通延至南嶺皆北

表山巔以爲關複

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

史記正義始創見于市朝宮觀一百日隱于覆室故曰隱宮下置寢室也

徒刑奴役也作者七十餘

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

關中北東自函關西至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

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

徙三萬家驪邑

秦國無東有驪邑驪邑漢吹曰新豐

五萬家雲陽

注見

盧生說始皇微行以

辟惡鬼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

二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

有言其處者死于是羣臣莫知行之所在受決事者悉于咸陽宮

始皇嘗

宮望見丞相車騎甚衆弗怪也或言丞相相謀之始皇怒曰此小人也

阬諸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

說九日

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

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

秦制御史掌計

諸生傳

會釋

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

咸陽治大野

有阬諸生書明

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

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于上郡

〔庚〕三十六年星隕東郡

庚取魏地置東郡治濮陽今直隸大名府屬是

爲石

有墜星下東郡至地

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

其石

是飲有使者在關東夜過華陽有人持璧連使者曰爲吾道滄池君因言曰今年魏君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李璧具以聞始皇怒然其久曰山鬼固不遜知一歲事遂而使御府親璧

乃二十八年行浪江所沈璧也

〔辛〕三十七年帝東巡至沙邱

注見前

崩丞相李斯宦者

宦中

趙高

趙高

燔

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及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

世爲二

十

月癸丑始出游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至雲夢

澤名在今湖北

南水二澤當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悉爲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在今湖南衡州府南九疑山

浮江下渡海渚

史記正義括地志以海渚在許州按許州在江之中統海字誤

過丹陽

秦縣城在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名丹陽

熊澤所封在今歸州及枝江者是也吳丹陽秦爲縣漢因之在當塗者是也後漢武帝置丹陽郡乃于縣南小丹陽以別之

至錢塘

今浙江

臨浙江

二十里梁酒中流浙江注見前

上會稽

注見前

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

從江乘

故城在今江寧

渡並海上北至琅琊之罘

山名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東北

見巨魚射殺

之始皇夢與海神戰知人狀占之博士曰神不可見以巨魚射殺一魚乃西至平原津

平原在魯

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

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

沙邱丞相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祕不發喪棺載輜涼車

以柩名後因就其飾以柩裝運爲喪車

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

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在外將，恬弟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赦之，復其官。高既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卽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

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後漢武時故曰通侯。

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仁慈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

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長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使者屬吏繫諸陽周。

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其甯縣北。

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

秦有護軍掌部尉。

還報。胡亥知扶蘇已死，卽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

子久矣而殺以爲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

會是編事
吳乃謂從

實令車數一石鮑魚以
亂之鮑魚鮑魚也

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趙高用事日夜毀惡蒙

氏二世遂殺恬兄弟

信而謂士之意離也二世不聽使謂也由宮之代孫殺死又遣使者王隱屈

信時然自如必死而守靈者不殺得先人之教而志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九月葬驪山下錮三泉

治錮謂毒下
至三重之矣

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

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

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工匠爲機者盡閉之無復得出

二世皇帝

〔壬〕元年

綱曰于是歲即分列楚趙齊燕魏諸國考諸國不久
即滅亡今不更爲分注二年三年所建國亦徵此

冬十月大赦

春帝東行至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

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姓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

決也製開之
隔言其狹小

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

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

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

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砒竹格反死于杜。卽杜陵故城，在四安府咸寧縣東南。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子

將四且第三人，因于內宮將殺之，將叩仰而呼天者三，兄弟皆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悅，賜錢以葬。

復作阿房宮。初，始皇作阿房，未就而崩，遂罷其役。至是，二世復營之，并

徵材士如語曰：有材多力之士。五萬人爲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

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二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起兵于蕪今江南鳳陽府，蕪州青陽縣故城是。勝自立爲楚王，以廣

爲假王，擊滎陽。注見前。是時發閭左閭里門，應劭曰：秦以備發戍，先強更有過，及贅增，實人皆有市籍者，皆置，盡復入閭，取其左，強之未及發，右而卒亡，閭部

古曰：閭左之釋，應最得之。戍漁陽故城在順天府密雲縣西南。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在宿州西南。陳勝、吳廣爲屯

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乃相與謀。語曰：天下苦秦久矣，今

以爲然。共殺將尉尉，官名，將領戍卒，故曰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假令毋斬，

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

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扶蘇，秦將，百性未知其死。項燕燕之死，或爲亡去。爲壇而盟，稱

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蕪，蕪下，徇蕪，以東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陳守丞戰死，遂入據之。初，

大梁人張耳、陳餘

耳及魏公子無忌時爲客，除年少交事耳，耳爲期交。

在陳，爲里監門。

秦滅韓，置武關二，二人，姓，姓名，然之，爲監門，以自食。

陳勝既入陳，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二人賢，見之，大喜。陳中豪傑父老

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

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

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則共不交兵，誅暴秦，

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

劉濞曰：若云張大楚，則共不交兵，誅暴秦，則共不交兵，誅暴秦，則共不交兵，誅暴秦。

人謂耕種上，恆然甚久，曰：有富貴，無相索，僱者笑曰：若爲耕種，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城守，燕安，知鴻鵠之志，空及爲王，其故書與，陳勝者聞之，乃之，時，得勝，出，逃，避，而，理，勝，乃，殺，與，伍，歸，入，覓，見，陳，履，履，曰：勝，呼，呼。

之，爲王，沈沈者，悲，嗚，方，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皆殺其長吏，以應勝，使從東

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

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廣尋爲裨將

田臧所殺。

廣國，張勝，李斯子，由，爲三川守，捕之，請不能下，田臧以廣不知兵，請殺之，而奪其首于時，勝即以臧爲上將，西迎秦軍，戰，敗，死，卒，在二年。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至戲。

今，戲，在，魏，東，北，有，戲，亭，戲，水，所，過，戲，水，出，戲，山，入，河。

少府

秦官，掌，山，林，水，澤，之，政，事。

章邯

有大公支孫封邯，其後，去邑爲章氏，邯字少卿。

拒之，楚兵敗走。

謂曰：于是，章邯，大，皆，楚，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謂，友，益，曰：夷，秦，于，列，國，也，若，走，何，能，一，朝，之，事。

陳涉騷戍 卒假楚號 所謂為者 除難者流 安能成事 哉孔誠以 聖而為之 器而為之 臣遷所云 積怨而發 憤於涉乎 未幾而敗 朝亦與之 俱死固昧 子所從矣

試則又其常直法亦不重一今于通網改齊其目及分注依左傳精調人之例仍稱海漢以按各詞皆同此

張耳陳餘請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武臣宋武公之為將軍耳餘為

校尉予卒三千人狗趙又令魏人周市狗魏聞周文陳之賢人文亦秦將

不復設備博士孔鮒鮒之子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陳涉之王諫曰臣聞兵法不恃

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

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

請赦驩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由期至滎海自

八月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白馬津在收兵得數萬

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路縣故城在今直范陽

人蒯徹齊大夫蒯得食采于蒯後以為說武臣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降君

君無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使馳驅燕趙之間則燕趙諸

城可無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張耳陳餘怨陳王不以

為將軍而以為校尉又聞周文敗走乃勸武臣自立為趙王餘為大將

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族武臣家柱國房君於燕名賜上柱

人或謂上柱國

新蛇夜哭
雲氣上覆
多史臣附
會與王之
同然以此
而感衆燭
之矣亦有

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擊秦陳王從其計使使者賀趙趣發兵西入關耳餘勸武臣毋出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武臣以爲然因不西兵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繫略上黨

九月劉邦起兵于沛

今縣屬江蘇徐州府

自立爲沛公

高祖

劉邦字季沛豐邑

沛縣屬

也中陽里人爲人隆準龍顏

隆準高也龍顏也

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

泗水名也亭長主亭之吏今沛縣東有泗水亭治地志

曰大丈夫當如此也

單父

縣屬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南

人呂公好相人奇其狀貌以女妻之

呂既

而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

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

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

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

在徐州府碭山縣東與河南歸德府水城縣接界

數有奇怪

所居上常有雲氣呂后與人從姓即得之

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沛令欲

應之椽主吏

秦制官各有掾謂正曰蕭何曹參

曰君爲秦吏今背

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千百

人矣令悔閉城

欲謀置寶鼎費亦歸誠保國乎

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

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

侯

謂黃帝族也

楚項梁起兵于吳

項梁下相

故城在今江甯州府甯浦縣西

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

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俱出其下

吳中每有大器皆及焉或當主詞難用兵法都勳實客及子弟是以是知其能

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

鼎才器過人

始皇東遊會稽被浙江能與諸國若曰彼可取而代也雖掩其口曰無妄言族

會稽守殷通

武王克商子孫分封以殷爲氏

素賢梁聞陳勝起欲發兵應勝使梁將梁請

召籍籍入梁

音勇勳且謂使之也

籍籍拔劍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門下設機籍所佩印綬數十百人

皆中皆擊伏其攻也

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

八千人

梁能擊豪傑其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稱官由侯曰梁自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其時某要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侯乃皆願

二十四年

齊田儋自立爲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

得人周市略地至狄

狄見

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

立齊古之建國。詹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自立爲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立以爲王。

韓以其母在趙。不許燕人自立。趙不許燕王將相之

一。案趙安敢害將軍母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問出爲燕軍。

所得。囚之。欲求割地。使者數往。燕輒殺之。有廝養。

韓昭曰。斬燕王。卒走燕壁。

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曰。君未知此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願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方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卒爲御而歸。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

周市已定魏地。魏人欲立爲王。

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各遣使立市。市不受。

時魏故公子甯陵君咎。

甯陵注。見前。

在陳王所。市迎之。使五反。陳王乃遣咎。市

立爲王而相之。

廢衛君角爲庶人。

衛自康叔。至君角。凡三十七傳。而爲庶人。

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

衛祀遂絕

〔已發〕二年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李良已定常

山還報趙王復使略太原至井陘還請益兵時秦兵方擊井陘道逢趙王姊良以

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起慚其從官從官或請

追殺之良先得秦將書詐爲二世招良意欲反趙未決因此怒使人追

殺王姊遂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故兩人得脫收

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或說耳餘曰兩君羈旅難可

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今直隸冀州是城在州治東北

章邯等擊敗楚軍楚莊賈弒其君勝降呂臣討殺賈復以陳爲楚二世

益發兵遣長史秦官丞相國司馬欣都尉秦官董翳晉道北佐章邯擊楚柱國房

君殺之又進擊陳西軍張賀陳王出監戰軍敗張賀死臘月漢書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

陳王至下城父今江西南昌府城縣西者看下文城父縣以近故城交縣故如下其御莊賈殺之以降陳王故涓人

即中清縣師古曰主居中而深除之人呂臣爲蒼頭軍蒼頭注見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子

禍今江西南昌府城山諡曰隱初諱祗爲王故人皆往依之復之父亦往歸諱以家實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故人出入或言諱故情防聞而新之諱於人皆引

去以朱防爲中正防武爲周通主司寇臣以青察爲憲諸將不親附以及于賊

秦嘉

魯有秦直突其後以邑爲氏又蘇秦之支以國爲氏

立景駒

魯公

爲楚王

陳王初起時

凌

魯縣故城在今江西南昌縣

魯縣

人秦嘉

錡

魯縣今江西南昌縣

人董緹

符離

今魯

人朱雞石

取虛

魯縣

城在今徐州府

人鄭布

徐

本徐國楚滅之爲

人丁疾等

皆特起

將兵圍東海

今江蘇

守于郟

今郟城縣

陳王聞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

自立爲大司馬

殺武平君畔及陳王軍破嘉乃立景駒爲楚王

左右校

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

軍還復取陳

英布

六

人嘗坐法黥

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

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爲羣盜

番陽

令吳芮甚得江

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

擊秦呂臣方敗走與布遇乃以其兵還破秦軍陳復爲楚布引兵而東

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

主馬

初沛公破秦軍于豐

令雍齒

守之而之薛

薛見前

齒雅不欲屬沛公魏人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

公引兵攻之不能取聞景駒新立在留

往從之時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遇沛公于下邳

遂屬焉沛公拜良爲

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

秦嘉

魯有秦直突其後以邑爲氏又蘇秦之支以國爲氏

立景駒

魯公

爲楚王

陳王初起時

凌

魯縣故城在今江西南昌縣

人秦嘉

錡

魯縣今江西南昌縣

人董緹

符離

今魯

人朱雞石

取虛

魯縣

城在今徐州府

人鄭布

徐

本徐國楚滅之爲

人丁疾等

皆特起

將兵圍東海

今江蘇

守于郟

今郟城縣

陳王聞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

自立爲大司馬

殺武平君畔及陳王軍破嘉乃立景駒爲楚王

左右校

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

軍還復取陳

英布

六

人嘗坐法黥

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

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爲羣盜

番陽

令吳芮甚得江

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

擊秦呂臣方敗走與布遇乃以其兵還破秦軍陳復爲楚布引兵而東

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

主馬

初沛公破秦軍于豐

令雍齒

守之而之薛

薛見前

齒雅不欲屬沛公魏人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

公引兵攻之不能取聞景駒新立在留

往從之時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遇沛公于下邳

遂屬焉沛公拜良爲

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

良曰沛公殆天受遂留不去

之得兵五六千人遂擊擊不下

項梁擊景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子成爲韓王

廣陵今江南揚州府人召平

召兵召公之

爲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

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

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今浙江

遣使欲與連和俱西

今史無信謂其者東陽少年殺其令伯樂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嬰得大名不詳不知有新開事與

從之嬰以兵屬梁及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梁衆凡六七萬人

軍下邳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

進兵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卒五千人還拔豐

項羽攻襄城注見不下已拔皆隄之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

事時沛公亦居鄆今江南蘇州府吳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

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

南公漢書高祖本紀云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彙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

已其後義

帝立宋久
即遣江中
之類年不
置賦所詞
此蘇軾也
以不可與
自問日語
矣

于民間爲人牧羊。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盱眙，淮州。以陳

嬰爲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公子橫陽君

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西略韓地。韓地，

韓地，往來爲游兵。潁川。潁川，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章邯擊魏王于

臨濟。臨濟，魏使周市求救于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

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爲其民

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走楚。

齊人立田假爲王。故王儋弟榮逐假，立儋子市爲王而相之。假王建弟

也。齊人聞田儋死，立以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儋弟榮收儋餘兵，走

東阿。齊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章邯走而西。田

榮東歸。項梁獨追北。項梁，八月，田榮逐

王假。假亡，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

使者馳齊兵，田間方發兵，

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吏去疾自殺。斯要斬夷三族，以宦者趙高爲中

丞相二世數諫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

所出乃阿二世意請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且言督責必則所求得

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悅于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

于道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

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于大

臣非所以示神明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漢官雜記曰入侍天子教曰侍中習法者

待事來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望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

皆決于高高知李斯將以爲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役

聚狗馬無用之物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

語君于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在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

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

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長男由守三川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榜縣之子韓非子云榜縣之子也以故公行過三川守不肯擊高聞其

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二世欲案丞相恐不審乃先使人

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趙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

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

去疾將軍馮劫進諫，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成任成也。二世曰

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

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

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榜掠千餘，斯不勝痛，自誣服。新從獄中上書，自陳物功

不與，而使其吏詐爲御史，誣者，侍中，更往來，取訊，斯更以其對，極極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斯以爲如前，終不更言，所使誣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若妄爲反，則以相傷。遂具斯

五刑論。秦法當三族，省皆先盟，制新左右，此皆殺要斬咸陽市。斯願謂其中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

族。二世乃以高爲中丞相，事皆決焉。

章邯擊破楚軍于定陶，項梁死。項梁既破章邯東阿，西北至定陶，又破

之，益輕秦，有驕色。宋義宋以國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

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子寶，遇使者，高陵，謂曰：公將見武信，言于

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方攻陳留，

秦亦有得此，備關，故名陳留。聞梁死，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已而

楚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

以呂臣與項羽能其父者爲令尹沛公爲縣都長封武安侯項羽爲將軍

封長安侯

楚立魏豹爲魏王

豹之走楚楚王與卒數千人使徇魏地豹下二十城

乃立爲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王于鉅鹿

今直隸縣屬府內邯縣本趙莊襄色秦置邯爲縣與邯洧洧邯之故魏收曰內解今之鉅鹿縣乃秦南縣邯收曰鉅鹿者也楚以

宋義爲上將軍救之

章邯既破項梁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

鄆張耳以趙王走入鉅鹿王離之王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鉅

鹿北章邯軍其南無道也河王離兵食多攻益急趙數請救于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

信君必敗

與所過齊使省高陵曹顯在楚言于楚王以義爲知兵

召與計事大說之以爲上將軍項羽爲

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

卿子人相與卿之辭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諸別將皆屬

焉

楚遣沛公西入關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

尙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

憤也願與沛公西入關

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進取數敗

謂陳涉

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

宋義能策
人之敗而
自不免項
羽之屠殺
所謂當局
者送乎

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
收陳王項梁散卒以百

〔甲〕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章邯軍虜王離 宋義至

安陽

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南
安陽城卽宋魏留吳處

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

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狼如羊

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

故城在今山東
安府東平州東

飲

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粟而飲酒高

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

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

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晨朝義卽其

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

枝梧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

近宋義子及
之齊殺之

遣使報命于王王因以羽爲

上將軍

卽直城屯兵少食義欲耳數召陳餘餘不敬前耳又使張
陳澤之義與俱死使張澤將五十八元警秦軍皆沒

十二月羽使當陽君

卽蒯蒲將軍蒯古曰布與蒯將軍乃將二萬人渡河絕秦甬道戰少利羽乃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

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卻遂虜王離時諸侯軍鉅鹿者十餘

壁齊將田都燕將韓英及齊王璆孫田安來救張耳子救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皆壁陳餘軍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

韓門張儀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

屬焉張王及張耳出軀與陳餘皆將張耳實讓陳餘而張耳所居在張耳之壁張耳與陳餘二人由此有起如別客或戰耳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於其膝下能遠與數百人去河上澤中流環二人由此有

張

沛公擊昌邑秦縣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彭越彭兵大彭之後以圖爲氏以兵從越昌邑人嘗漁鉅野

澤即與貫大野在元末爲黃河所決滋潤中爲羣盜楚兵起澤間年少相聚百餘人

請越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至期多後或至日中于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多後不可

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

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沛公使酈食其酈食其黃帝女孫封酈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把縣之高陽城注見前高

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顏師古曰天爲里監門時諸將皆地三者皆得寵好奇禮自沛

公麾下有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使言于沛公

鄼生謂騎士曰吾聞沛公無

若見沛公曰臣里中有鄼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後非狂士曰沛公不好問諸客

冠備冠來者沛公解其冠進謝其中與入君嘗大罵未可以聞生說也鄼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耳知生

沛公至傳舍使召鄼生鄼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

鄼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

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鄼

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于是沛公輟洗攝衣延

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聚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今使下即不聽足

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于是遣鄼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爲

廣野君爲說客使諸侯生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使將陳

留兵以從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

在直隴縣南

項羽軍漳南

漳水之南

相持未

戰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

留師古曰留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留師古曰留垣之內兵衛所在

韓信宮之外

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

不敢出放道趙高

至軍報曰趙高用事

于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于死願熟計之陳餘亦

遺邯書

書曰將軍爲長將三國防亡失已十數萬而邯後也益多彼德高素欲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孫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實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有功亦請無功亦請且天之亡

邯無意暫知之將軍何不與諸將爲從南面稱孤與身伏誅妻子爲戮乎

章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遣蒲將軍引

兵渡二戶

三水津也孟

與秦戰

再破之羽又擊敗之汙水

在臨潼縣西南山

上

邯遂請降羽乃與盟于洹水

在

南立以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

將秦軍行前

獻御古曰前

沛公入武關

沛公南攻潁川

在

因張良略韓地

文穎曰潁川南北皆韓地以其累世相韓故因之出轅

轅

山名在河南府臨潁縣東南元和志山

略南陽南陽守齎戰敗走保宛

今河南南陽府

秦爲無而始收今名

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

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齎舍人陳

恢踰城見沛公約降

恢曰即足下約先入或聽者王之令足下守宛宛無連城數十其此

感顯足下境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無禮之患足下計莫若約許封其守

許之七月齎降

封殷侯

千戶

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令毋得齒

掠秦民皆喜八

月遂入武關

趙高弑帝于望夷宮

在西安府

立子嬰爲王子子嬰誅高夷三族

趙高欲

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

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是，沛公已破武關，二世使責

讓高，高懼，與其婿咸陽令閻樂閻樂，咸陽令也。謀弑二世。時二世將祠涇水，二世使

咸陽其左，涇水其右，故曰涇水。齋于望夷宮，高詐爲有大賊，令樂發吏卒，至宮殿門，

縛衛令秦衛令，守宮門也。僕射注見前。殺之，射郎秦衛令，守門也。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

死。樂與高弟郎中令成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惶擾不關，有

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對曰：「使臣早言，

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

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

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趙高召諸大臣公子，告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

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

春苑。在西安府咸陽縣南，漢曰宜春下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廟，見受璽，齋五日，高使人請

子嬰，子嬰稱病不行。子嬰與其二子及宦者韓談謀曰：「吾懼殺二世，恐軍臣誅之，乃詐與韓談謀，

來來則殺之。」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不行，恐相逼，自來來則殺之。

沛公擊嶢關

郿田關在西安府郿田縣東南

破之

先是趙高既弑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

王關中沛公不許及子嬰誅殺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

曰秦兵方彊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

齊宣王少子通封豎

與趙以爲兵賈楚人

往說

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

沛公引兵繞嶢關踰黃山

在郿田縣北

擊秦軍大破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二

楚漢

〔乙〕楚漢會心元西楚霸王項羽元漢王劉邦元年五歲秦亡。漢目子楚

五星

歲星東方青木也。南方火也。太白西方

聚于東井

東井八星天之南門主水衡。自井十其五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成星也。後魏高允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星于申

南而東井方出于東北。何因背日而行。新注曰。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宋劉放曰。曆之十月今七

沛公至霸上

原東。霸。霸川之西。謂之霸。上。霸水注見前。

秦王子嬰降

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

封皇帝璽

始皇帝田玉。謂文曰。受天之

符節

降輶道。

旁諸將請誅之

沛公

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

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

張良諫

封秦重寶府庫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樊噲起居問乃有留

不在蕭曹
下開代英
材識見固
當如此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

經重刑法

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

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尹公等曰：沛公仗義入關，除秦苛法，如故。黃孫稱：秦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

項籍抗秦降卒于新安。

今縣屬河南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

降卒多怨言。

先是諸侯吏卒解成過關，中秦人遇之多難狀，及軍出，以秦軍降楚，楚使秦將統之，故多怨。

羽計衆心不服，至關

必危。于是夜擊抗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

都尉翳入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

在咸陽縣東，俗呼當陵。

大掠而東。

有鯀生，臣東曰：鯀，其類也。說沛公距關無內諸侯，秦可地盡王。沛公

從之。項羽至關，關閉，不得入。又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鯨布等擊破

關，進至戲。

沛公左丞相曹無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爲相，實盡有之。羽益大怒。

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時羽

兵四十萬。

號百

在鴻門。

地名，在臨潼縣東。今日曰：項王營。

沛公兵十萬。號二在霸上。范增爲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

前既不開秦
阻其院關
以卒入不
以後又居
聞其居
開於而
斤於舉
缺舞以
除沛公
死王不
末所見抑

伯素善張良

伯在秦時嘗
殺入其飲之

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

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項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媾。曰：吾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

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項伯許諾。

曰：且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遂去。具以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

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

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

沛公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領河北，臣領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入秦，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爲天下笑也。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擊箠幽圜圜牆圜之，當此之難，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爲天下笑也。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擊箠幽圜圜牆圜之，當此之難，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爲天下笑也。

不應，增出，使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劍起舞。項

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卽帶劍擁盾入，噴目

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按劍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

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一生彘肩。噲立而飲酒，拔劍切彘肩，盡啗之。

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

天下皆畔，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

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須臾沛公起如廁，招噲出，與亡

去。沛公曰：今者出未解也。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略不辭小節。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沛公獨騎，噲步從間行，趣霸上。至霸上，沛公無

備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

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

曰：唉。言其壯憤，發擊之辭。噲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

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

冢。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

帶河，四塞之國。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藍田。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前約羽怒曰：懷

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

長沙，都郴。今湖南郴州。

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爲漢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

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前見都南鄭。今縣，漢中府治。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章邯爲雍王，

王咸陽以西，都廢邱。即今興平縣，漢西安府。司馬欣故爲懷陽，就漢有據于項梁。爲塞，章昭曰：林塞。王王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注見前。董翳助章邯時楚。爲翟，音狄，白翟之地。王王上郡。注見前。都高奴，

故城在今陝西延安府膚施縣東。復分天下，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項羽欲自取，與地故徙之。王河東，

都平陽。注見前。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注見前。申陽徙其嬰臣，先下河南，迎楚。爲河南王，都洛

陽，司馬卬楚將，定河內有功。爲殷，殷故城。王都朝歌。注見前。徙趙王歇爲代王，居代。注見前。

立張耳爲趙相，從入盟。爲常山王，王趙，都襄國。今直隸魏縣，魏府。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爲九江王，都六

吳芮車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爲衡山王，都邾。故城在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東南甯晉梅鎮，封十萬戶。共敖共以邑爲氏，南郡功

多爲臨江王，王江陵。今縣，荆州府治。徙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尋爲臧荼所殺，無終注見前。臧荼

威管威氏之別，笑燕將從楚救趙入關。爲燕王，都薊。注見前。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都卽墨。注見前。立田

都。齊將從楚救趙入關。爲齊王，都臨淄，田安王，據孫下濟北，引兵降楚。爲濟北王，都博陽。今山東泰安府

故城，漢諸侯罷兵就國，從入關，然素賢，羽不得已封之，兩皮三縣，二人由是皆怨羽。

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

王失職憤
怒時首言
養民致賢
其人有大
過以刀筆
吏少之

夫能誦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

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

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漢曰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在褒城縣北棧

臨縣東北統名道懷棧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齊田榮自立為齊王，田榮聞楚立田都為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都亡走楚

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王竊之國，榮追殺之。時彭越在鉅野，有兵

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殺田安。榮遂自立，盡王三齊。謂齊及濟北臨東

之地。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功，廢以

為侯。已又殺之。張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獨將，嘗為畫策臣。時時

從漢王。項王既殺韓王成，乃取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還定三秦。韓信淮陰。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東南。人家貧，無行，

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麥，苦之，乃長飲，醉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知其意，絕去，至城下，有亭長。

食之，飲信，信曰：『吾必重報。』每郡都尉，大夫，夫不能自食，吾家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

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非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

見滕公

即夏侯惇夏侯氏代之後以國爵爲氏惇人初爲郡令故說滕公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

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于王以爲治粟都尉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

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

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

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願王

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

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爲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

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

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

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爲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噫叱咤奇鳥也反噫也千人皆廢然不

韓信登壇與項若
數路已與
項以四項
羽爲勇西夫
之能言人之
仁則信之所
獨見也

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與論至人有功，當封

爵，印利

為九反，無服也。

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音

無不

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

項王誅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秦王之

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

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尺書，以實所伐者。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

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故道在今漢中府鳳縣西北。

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丘。明年漢兵引水灌廢丘，邯自殺。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

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

梁田榮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王陵以兵屬漢。陵，沛人。漢王微時常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

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漢王使將軍孫歡王孫固陵吳通南陽迎水公呂后于沛項王發兵

拒之不
得前

【西】西楚二年漢二年項籍弑義帝于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

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鯨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陳餘在

南皮

今無錫或
隸天津府

聞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

夏說之則不得
封者爲夏說

往說榮假齊兵擊常

山復趙王榮許之遂共襲常山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

說人者曰漢王之

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

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代王歇復王趙歇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信韓襄王孽孫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爲韓將

從漢王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爲韓太尉使略韓地漢

王東出關至陝

今河南
陝州

鎮撫關外父老于是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皆降

乃立信爲韓王

陳平機變
觀其裸而
刺船已見
一斑至云
不受金無
以爲資此
實不可爲
訓臣節通
廉古今通
義而在行
軍御衆時
所關尤重
彼后勝相
齊郭開用
趙非皆受
金者乎厥
後漢高論
相以平爲
有餘而難
獨任或亦
矣小見及

漢王都櫟陽

注見

漢王自陝還遂都櫟陽故秦苑囿池皆令民得田之

楚擊齊王榮敗死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項王至城陽齊王榮會戰敗

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乃復立田假爲齊王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

破齊人相聚畔之于是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擊走假假亡走齊立

榮子廣爲王而相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陽武人陳平家貧

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平與兄伯明伯常耕田縱平使並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欲留平

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

說不聽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先是殷王反楚項王使平擊之

平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會時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由人灌嬰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其詞難出
於荀卿王
翊即漢王
繇素發兵
特藉是仗
義執言而
已不然設
令義帝而
在漢王亦
果能終出
其下乎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一作發生或曰即發生高也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

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召平而問焉平曰臣居楚

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

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

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注見三老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有秩掌教化董公楚漢春秋董公八十二歲秦世國士名未詳漢封成侯遮說續漢書曰臣聞順德者昌

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

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

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非夫子無所聞于是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

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

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內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和張耳並

遇之及是漢使者王燧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乃求人即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張

許氏曰蓋公頃德盛舉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自知義者從順去逆已于此決矣當日漢王仗義而東天下為之響應者蓋公力也

彭城去沛
不二百里
漢王既入
即當迎取
太公乃亟
而于寶貨
美人置酒
高會此與
項羽入秦
何異卒至
家室俱亡
幾陷其親
於鼎俎而
分羹之語
難出權變
實非君子
所忍聞也

漢王以五諸侯

韓彭曰：漢王以五諸侯也。

兵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

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

田橫語：楚兵連戰未下。

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

以故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至外黃，

三萬人歸漢。

彭越韓彭十餘城，請立韓彭，漢王曰：「西魏。」乃以彭越韓彭相國，使韓彭韓彭。

漢王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

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

陵。

亦曰：胡陵，故城在山東。兖州府魚臺縣東南。

至蕭。

註見前。

大破漢軍，漢軍入穀。

水在魯山縣東南。

泗。

及睢水。故特水，分洙也。自河南開封縣至江南。今上流俱理其在宿遷者，謂之小河。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爲之

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子

盈。

即孝惠帝。及女，即魯元公主。載以行。

楚將追漢王，王急推墮二子，公下收載，遂得脫。

而太公呂后竟爲楚所獲。

將兵居下邑。

故城在魯山縣東。

漢王聞

從之，諸侯見漢敗，復背漢與楚。

殺王，王死，漢王欲置王，王時皆時楚，漢餘聞，張耳詐死，亦背漢，漢王約韓彭韓彭，與五國，韓彭河。

津反。

漢王遣隨何

隨何，漢將，以國爲兵。

使九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

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

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與二十人俱。

漢王至滎陽。

注見前。

漢王收集散卒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音附。未傅。未傅。未傅。

名籍。

者悉詣軍。韓信亦以兵與漢王。會軍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即春秋。

原邑。秦爲縣。故城在關中。府。秦。關。東。南。

索。

今。秦。關。縣。治。即。古。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

間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

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

數山。在。關。中。封。南。秦。關。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

粟。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

爲衛。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

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

漢。勃。曰。漢。主。上。來。還。乃。以。奏。聞。

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在。滎。陽。數。使。使。勞。苦。何。隨。生。謂。

制曰王莽衣冠高，使人使勞苦，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
皇子孫及將軍將兵者，悉徵軍所王，必益信君，何從之，漢王大悅。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魏王豹畔漢，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

也。

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漢王慢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不忍

復見也。酈生還，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魏盛兵蒲

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即魏少鴻故城在
陝西兩州府城。

南，以木罌渡軍。

以木罌渡軍，
係以罌也。

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

滎陽。

後漢王使約與周帝守滎陽，是固之
彘，帝曰：反國之王，誰與共守滎陽約？

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

西歷三年
漢三年

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

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

注見前。

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

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從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

陳餘事與
宋襄一鼓
宋襄不列
不成人於
用人成於
唯不社於
餘之社於
謀而於
列詐陳次

類交亦欲
得其首世
特知其迂
而不知其
其愚惡可
笑也

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

問道葦山

葦山葦音或葦隱山
間使敵不見

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趙幟

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餐

小飯曰餐立
註而傳食

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于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殊死戰

不可敗信所遣二千騎者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已不能得信

耳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

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

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尙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師事之

問伐燕齊何若

左車謂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備大事信問請左車曰足下欲破趙王
夏說不知朝破趙二十餘萬衆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應莫不傾耳以待命然臣來

勞辛謂其實勝用今事趙敵之兵頓之燕壁城之下曠日持久燕若不破齊必自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禍
未有所分也爲將軍計不如按甲休兵北首燕趙豈一乘一使幸尺書以使燕燕必不效不聽從燕而東臨

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
國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遂用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

而與張耳行定趙地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

何謂布曰大王與楚同為諸侯而北鄰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強

可託國也夫楚雖強晉固約而設強帝天下資之以不義之名今漢王與諸侯守楚疆下蜀漢之關堅守而不動楚人懼入戰國老弱轉輸運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知漢分易見矣大王不與萬金之漢而合託于危

亡之憂也

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

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

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

益其兵與俱屯成皋

布使人至九江楚已收布兵盡殺其妻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

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

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

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

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

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

李德裕以
魏王見諱
布深得魏
取英雄之
衛其說非
也臨牀洗
足不遇後
悔故習即
飲食惟帳
亦屬招徠
即從之常
措置其有
亦甚鄙見
本驕山之
徒越不為
而欲易厭
故稱不喜
易怒如墮
術中適自
成其為布
而已

陳平此計
乃欺三尺
量未可保
其必信者
史乃以爲
奇而世傳
笑之可發一

革爲軒

革兵車軒亦軒也

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

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

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言無彊六國復燒而從之

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豈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楚圍漢王于滎陽范增死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項羽尊范增爲亞父鍾離昧楚伯州犇屠維鍾離昧其後以邑爲氏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

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

萬觔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

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

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

乃項王使卽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告項王果大疑亞父亞

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

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皋楚圍滎陽益急將

軍紀信

紀爲齊所滅其後以國爲氏

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

二千餘人

楚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

天子車以黃綉爲蓋黃屋蓋是爲黃屋

左馮毛羽在車

之故曰左馮

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

出西門遁

今開奇守聲稱

項王燒殺紀信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

兵

陳大夫欲潘韓之後亦或從實

說王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

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然後復還滎陽則楚

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

由兵強軍固與臨布行收兵

羽果引兵南王不

與戰會彭越破楚軍

初漢王敗彭越歸魯亡其所下地往來爲漢游兵至是越渡睡破楚軍下其

殺薛公

楚將

項王東擊

越漢王于是復軍成皋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項王既

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烹周苛

項王生得周苛欲解之苛罵曰若不讓秤漢當爲燒矣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之

遂圍

成皋漢王跳

楚彭越出也

出成皋玉門

玉門與陳公共東北門成皋北門

北渡河宿小修武

今河南衛輝府

武要漢存古修武也

自稱漢使者晨馳入趙壁

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

張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

應召諸將易置之

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

卽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

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

注見前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洛以距

項羽生平
所遇殘滅
禍首肯外
實小兒之
言所謂晚
人當如是
也使范增
是在有愧
是兒多矣

楚酈生日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

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卽進

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在今直隸

隸屬州廣守白馬之津注見前以示諸侯形制以地形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王乃復謀取敖倉時漢王已得韓信軍復大振屯小營武欲復與楚戰中郎忠說止王乃使劉

項羽人與漢王同里

有星孛于大角漢天文志海東星曰孛宜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位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彭越攻徇梁地下外黃等十七城項王

聞之令大司馬曹咎守成皋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

降項王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彭越彊擊外黃外

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從此以東十餘

城皆恐莫肯下矣羽從之梁地俱復爲楚

戊辰四年漢韓信襲破齊齊王廣走高密今縣屬山東萊州府先是漢王使酈食其

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天下何所歸酈生日歸漢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兵出關而責

義帝之處

義帝賦于江中，不知處所，故實之。

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

之用。項王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過，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于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皋，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至平原，聞酈生已說下齊，欲止，蒯徹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下之，甯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之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己，烹之，東走高密，使使請救于楚。

漢王復取成皋，與楚皆軍廣武。

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北，東通滎澤，西接汜水。

項王之擊彭越、戒曹

咎曰：謹守成皋，卽漢欲戰，慎勿與戰。項王已東，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漢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

在開封府汜水縣西，源出方山，注于河。

半渡，漢擊破之。

漢將曹咎

將咎及司馬欣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項王聞咎等破，亦還軍

廣武。

廣武有二城，白城漢所築，東城項所築，楚宛城之間有絕，絕斷山曰廣武。

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

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

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鬪力。」

戰漢有若翁者，項伯射殺之。項王爲乃自欲甲持兵，項伯欲射項王，項王曰：「惟項伯不此，則子不能與也。」遂入營，項王使問之，乃項王也。大將因與項王臨廣武湖。

而語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之曰：「懷王命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王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皋。

楚救齊，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

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蘇諱曰立其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主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

客居其勞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

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

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進與漢軍夾濰水

見註

而陳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且半渡壅且陽不勝還走

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

卽急擊殺且楚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田橫以廣死

自立爲王灌嬰擊走之

橫走灌嬰彭越皆時將也地中立且爲楚且爲漢

盡定齊地

漢立張耳爲趙王

初韓信破趙請立張耳爲王以撫其國漢王許之至

是乃立耳爲趙王

耳子射殺漢魯元公主耳王一知卒就刑也

漢立韓信爲齊王

韓信使人言于漢王曰齊邊楚反覆之國請爲假王

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且暮望若來乃欲自立邪張良陳平

蹠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

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

武將主將
信乃恐言
命惟恐言
之不盡則
傲何爲者
既使信破
實使信生
不免受烹
又使信背
漢致離室
不終臣節
雖其議論
過武涉而
懼危禍人
士之惡習

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

入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

涉爲信曰：漢王與兵擊楚，其意非虛，天下不併，且漢王不可

必將用項王學，中散矣。然得說信，信王其不可親

信如燕，星下，雖以與漢王爲學，信之力，然項王今日亡，天即

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仇，不及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 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

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

，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于此。夫人深親

信，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去，蒯徹知天下權在

信，乃以相人之術，相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

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

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

西向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

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鄉利而倍

義乎？徹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

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

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去，佯狂爲巫。

漢立英布爲淮南王。漢立布使擊楚，布徇九江，得數縣。

六の都

漢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

兵車馬。

北絡。顏師古曰：絡在東北，方三韓之國，皆是也。燕人致梟騎助漢。

謂三晉法諸人，及燕晉來助漢。

是月，漢王令軍士死

者，吏爲棺斂，漢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東歸。時漢關中兵益出，食

益多，楚軍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項王恐，會漢遣侯公說項王，請歸太

公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即河溝，注見前。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

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

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己〕漢五年，是漢西楚亡，項羽受命之年，皆以一歲而分，梁兩代，令于楚漢之際，亦然。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籍擊敗之。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

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

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

地以許兩人。

取駐陽以北至段城，王彭越、張敖以東博海與齊王傷。

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

漢王以齊王信、魏相國越及淮南王布等兵圍項籍垓下。

今江南吳淞府張壘縣東，有垓下架山，高

羽圍項籍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隨

劉賈皆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聞四面

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

有美人姓虞氏，常幸楚，歸馬名騶，常騎。乃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

泣下數行，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于是項王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

至陰陵。

山名，在今江南和州北。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

將灌嬰追及之。項王引而東，至東城。

故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

數千人。項王引騎依四潰山。

在和州北，石上有馬跡，亦稱四馬山。

爲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

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

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于是分其騎爲四隊，四

鄉漢騎圍之數重項王大呼馳斬一將復斬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服項王欲東渡烏江

今和州有烏江浦在烏江故縣東

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愧于心乎乃

以所乘騅馬賜亭長自剄而死

漢將王騅取其頭備存呂嘉堂呂驥編武各稱其一說漢封五人皆三列侯

楚地悉定獨

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

因持項王頭示之乃降漢王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城

山名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

親

爲發喪哭之而去

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初西楚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爲

王漢既定楚尉不降乃遣劉賈擊虜尉

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漢王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已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

淮北都下邳謂相國建成侯越勤勞魏民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

號曰梁王都定陶

按信王楚召漢將張敖下邳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誰不竟百尋巴少知以爲中尉亦將相曰此壯士也方尋我時當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屬而

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謂彼日謂日然於時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

死以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二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三

漢起高皇帝五年己亥至漢于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二帝
二百十年附新莽十四年正始二年共二百二十六帝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

春秋時在晉爲范氏士會入葬謂其處善爲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

豐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建爲有天下之號

按漢曰漢

皇帝功最高爲漢
太祖故特起名號

〔紀〕五年三月漢王卽皇帝位

諸侯王將相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

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寒微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海諸侯

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

使天下
慶幸也

漢王三讓乃于

二月甲午卽皇帝位

泗水濟水支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
分界今定陶西北有漢祖塋高祖即位處

之陽尊王后曰

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嬪皇帝母曰嬪
母則女者爲妃反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爲長沙王故粵王

與越

王無諸爲閩粵今福建周七國地後爲
越人所居故曰閩粵

王詔

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

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註俱
見前立芮

爲長沙王

郡臨湘今湖南
長沙府治也

又曰故粵王無諸

初魏之號
越國氏

世奉粵祀秦奪其地

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

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

福州府治是

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還家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也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軍吏卒爵及七大夫即公大夫以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舊制列侯乃得食邑今所以寵之也非七大

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不輸戶賦也

置酒南宮

在今河南府洛陽縣無黃故洛陽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宮

上曰微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齊高氏之別起名也臣與曰高帝時有武郡侯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

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禽也羣臣說服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彭越既受漢封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

居島中

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今名田橫島

帝恐其爲亂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

酈生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衛尉之職

也門前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具告以詔商

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

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偃師縣廐置置馬以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

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

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葬其二

時橫既葬二客穿其塚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

以季布季布季氏之別爲郎中斬丁公丁公丁公侯支孫以次爲氏以徇初楚人季布爲

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潁陽周

氏周氏令布髡鉗爲奴賣之魯朱家魯人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

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

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

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鞭荆平之墓也事見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

易坎之象
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
國象即繼
之曰君繼
以常德行
可以知有
德則德可
然無德則
特無德則
險適足以
遠其敗以
陽關中斤
之斤比較
失

布母弟丁公

師古曰周魯
異父之弟

亦爲項羽將遂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

兩賢豈相戾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

姓氏和婁
關之婁

爲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成隸西過洛

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彞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

滅殷爲天子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

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

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

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

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

之衆可立興也夫與人鬪不據

音馬

其亢

音剛

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

下入關而案秦之故此亦據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

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

殽山注
見前灑

漢地注亦見前

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

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關中曰安定北地之北，函謂殽函之地，可立畜牧，故曰殽函。

阻三面而

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

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春通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

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

其從上入關，計道引不食，其門不出，曰家世相傳，及韓滅，不食萬金之賞。

韓嬰，魯人，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舌為帝者師，封萬戶，此布衣之稱，子民足矣。顧案人間事，欲從亦松子道耳，亦松子，姓古，曰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為燕王。綰家與上同

里，閼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王之。時西楚故將利幾反。

幾公子食采于

利幾以爲氏，利幾以陳令陳，帝侯之，利幾與華通使，諸呂之利幾，幾遂反。

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

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木

〔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

平曰：古者天子有巡守，會諸侯，天下畢出，遊雲夢，會諸侯于陳，陳之北，界，信聞天子以好出，謂其勢必無事，而忽遇信，信而盡

之，此特一力士耳，帝以爲然。

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楚故將鍾離昧亡歸，信詔

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昧計等昧曰公欲

事亡矣乃信曰持昧首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

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

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

墨注俱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國有平原河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維陽赦信爲淮陰侯信知上畏其

從前常被執與典將等列等通將軍時韓彭田呂皆長曰大王乃吾三臣信出門笑曰生乃典將

事爲任上言從官與信言諸將能奪有委上問曰如我能將數千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子君何如

曰臣多事益費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

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鄒今湖北黃岡府先化縣北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

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

議論願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獲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
早有首肯
何之意申
秋不遇耳
明其說耳
被以上賞
遇矣

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

與上會留。註見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

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漢武無牖。漢收東晉。後封

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列侯畢已受封。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謂古曰。何蕭張劉。而劉項。如商。漢。第一至十八也。皆曰。

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鄂。申。之。號。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載。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

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

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

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爲安

平。漢縣。今屬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帝懲

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立從兄將軍賈

大有

為荆王

王惟東故吳地凡五十三縣

弟文信君交

交少弟

為楚王

王惟西故楚地凡三十六縣

兄宜

信侯喜

字仲兒

為代王

王代地凡五十三縣

長子肥

為齊王

齊王地凡七十三縣

齊王地凡七十三縣其能齊王弟

人長兄的早來帝微時齊與齊安漢其那姓食禮備為委度微管以故去已而國中者與山是

以曹參為齊相

參至齊

聞膠西

漢縣今為膠州

有蓋公善治黃老言

樂毅之後

蓋公蓋老子之言以教蓋

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

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

漢太原郡治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是

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

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

三十一縣者漢志太原郡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朱置郡故太原之城北

韓之舊邑也

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

請治馬邑

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有城故馬邑城也今馬邑縣唐開元中置非漢縣

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

漢縣今屬四川成都府

侯

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

行封上居洛陽南宮從復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以問張良

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此

屬畏陛下不能徧封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竊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

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

秦始稱
帝即追尊
莊襄為太
上皇漢高
帝初即位
距秦初不
過二十年
舉臣豈無
諸故事者
何爾時但
而太公直
置不同耶
侯家令云
云父子幾
於倒置何
正齊東之
語而適眼
金厚賞始
有餘稱益
見不學無
術矣

上置酒封雍齒帝初起時齒以豐時齒承見前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

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

行後上朝太公擁篲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

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太上皇

時帝知之乃于櫟陽收城市街里以象豐從豐民實之太上皇乃性後因名櫟陽曰新豐

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

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後有所愛閼氏音闕氏生

少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于月氏與匈奴隔遠國音從從居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亡歸即受以爲壯使侍萬善冒頓乃作鳴鏑鳴其義音射今日鳴鏑所射者

遂殺頭曼而自立先是東胡音丸之疆其利音解彊月

氏盛冒頓既立乃襲滅東胡東胡王臣冒頓使人求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與之已又欲得

爲各勝其邊爲疆東胡欲有之軍臣曰此東地子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西走月氏月

大月氏其不能去當保南山爲小月氏南并樓煩音煩西走月氏音白羊

印北... 重... 卷... 白羊

劉禮其主居河南
河南即新樂中

遂侵燕代。悉復秦所奪故地。至是圍韓王信于馬邑。信使

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

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

命博士叔孫通

叔孫通，魯人，號孫通。通，魯人，號孫通。

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爭

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

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

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飢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
年禮節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笑，請曰：若禮節便，不知時變。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

爲學者。近臣之有
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籛、最。籛，謂曰引繩爲
籛，立美爲最。野外習之，月餘，言

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長樂宮

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掌
禮受事。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

鄉。功臣列侯，將軍、軍吏，以次陳。四方
東，惟又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衛官張旗志。與
備。郎中俠與
與。陛，大行即典
從更名。

大鴻臚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皆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臚，故曰：
實爲傳。臚之讀九賓，實者九人家。臚句傳也。于是皇帝傳警。傳警，謂
鳴警。

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

法酒

禮記曰

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

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奉常漢因之掌宗廟禮儀後改太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

皆爲郎

初漢在秦時以文學發會陳勝起二世問請生或言發二世作魚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重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諸生貴通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去事楚後降漢

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過弟子健通曰漢王方爭天下誰生當能關乎且得我或不忘矣及陳勝生置禮成通言于帝諸官諸弟子儒生帝皆以爲肥通又出所語命悉與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真知當世禮成

〔辛〕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東

七日乃解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漢上郡有白土

多斯右翼中統南人曼邱臣受邱姓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謀

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匈奴爵號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

敗走已復屯聚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

初三貴注谷在句注之北句注山名在山西代州西北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

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

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漢縣故城在今代州西

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山名在大同東。一名白登。唐

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閉厚遺閼氏。閼氏，匈奴主不相

問今得漢地，舉子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舉子奉之。孝義書注：難助曰：難平使畫工圖美女，而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急幸招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害，已許，因與舉子言之。難師古曰：難，說文：相難。

新論：蓋意謂之辭。非傳記所說也。冒頓乃解圍去。閼氏一角會天露，漢使人往求，則說不愛，難平請令舉子奉乃解

失外，舉子一角會天露，漢使人往求，則說不愛，難平請令舉子奉乃解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

困平城，封爲建信侯。閼內侯，更封陳平曲逆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

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閼一，以惡草具進，使二夜出女子二千人解圍，閼三，賊足請封齊王，借西，請露，還要步。

韓信五，解白，輒益封邑焉。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匈奴攻代，代王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以少子

如意爲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徙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陝西安府長安縣西北，漢字世長安，舊名郿，秦名咸陽，漢于其地築未央宮，咸陽以長安爲名。蕭何治未央

宮。在今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未央宮周迴三十八里。立東闕、北闕、前殿。前殿，漢京師記：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故

事，漢見晉書：北闕，公車司馬亦在焉。基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闕，西南兩門，則無。蓋作宮之初，歌詩之術，或然乎。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

何曰：天下洵洵，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

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每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實王〕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

爵八級曰公乘得受公家之車也

以上

母得冠劉氏冠

帝嘗字長時以竹皮爲冠及貴帝冠之所謂劉氏冠也

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

絺也

操兵乘騎馬

駕車單騎俱毋得用馬

〔卯癸〕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未央宮

上置

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子于關中匈奴歲苦北邊上患之

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

冒頓天子嫁女子諸侯不自主親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

妻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

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

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

名宮人

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

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

匈奴河南境安近者七百里

東有

疆族

齊諸田

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

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于是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

田與保

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初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敖執

子婿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

貫高伯貫

趙午等皆怒曰吾王

屏

冀州人

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

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汚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

身坐耳

七年

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

順德府唐縣

貫高等壁人

于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

上問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

至是貫高

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

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

車上著械

膠致

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

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中大夫

漢官掌

泄公

亦作洩

曰臣素知之此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復與前

特別表

新母願逆亮荷何禍由實惜明雖怒實
言教公私不悅首是然一其卒蒙高
良可罪行塞曰賢罪以趙死主能亂以
當也難不大小有魁亡國塞不證謀憤

竹爲典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

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所以

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上賢高

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

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

田叔孟舒皆白地維爲奴以從及負高事白上召見田叔等與語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

漢太上皇劉傑得北原因于傑得萬年葬

令諸

侯王國各立廟于其都

以周昌詩人晉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闕東日夜

嚙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疏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己如

意已立爲趙王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得御史

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

會之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卽罷

呂后聞之詔誅昌

呂后聞之詔誅昌

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符

璽御史趙堯侍知上指乃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
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

豨初

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豨以郎中封陽夏侯爲代相

監趙代兵豨常稱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告歸過趙賓
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于外恐有
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王黃曼邱臣
所遂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
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
見四人白于天子
召見也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
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
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間之
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豨將張春等太尉奉官漢國之掌武
率後爲大司馬周勃道
太原屠馬邑上攻拔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
初曰東垣後改今名以千金購王黃曼邱臣皆生
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韓信之冤
與否姑弗
論然高祖
在外而後
公然族亦
大回難
弗北何
司農成難
國政人何
此禍兆於

〔已〕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

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前陳豨相代監邊辭信信辟左右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

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

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

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時信方稱疾何給信曰

雖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悔

不用蒯徹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且立之謂信曰信死亦何

賈后謀其爵上曰此齊王也謂之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耶豈曰然豈不用臣等故自夷于此
上怒曰來之敬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謀足者先得焉蹄之狗吠鳴非不仁狗豈吠非其主當是
時臣惟知轉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爲陛下所
爲者甚衆願力不能耳豈可盡然耶上曰圖之

以蕭何爲相國 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

卒五百人 一都尉爲相國衛衆皆謂吾平國何曰論自此始矣上聽于外而君守于
內非難矢石之寒而廷君封國者以淮陰叛反于中有疑君

心置衛衛君非置君也謂君國封弗受以家私封在軍何從其計上段是於布反上自擊之何將百
悉以所有佐軍如陳時等或說曰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爵所不多實田地賤買食以自污上心乃
安何又從其計上益大段 吾平故秦東陵侯
廢封爲布衣賈也 故世謂之東陵侯

韓王信伏誅 信引匈奴入居參合漢無故城在今山西
大同府屬高縣東北將軍柴武柴氏高柴之
後以名爲氏遺

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痲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勞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

後信子恒當及其太子之子，每以常降漢，俱列侯世襲。

帝至洛陽，立子恒。

加文。

爲代王。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

寇，乃稍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爲王者，皆曰：子恒賢，知

溫良，遂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後徙中都。

漢縣，故城在今山西蔚州府平遠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

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

口數率。

計也。

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

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

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

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

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

中丞也。

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爲之駕。

自爲駕也。

遺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

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

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

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木野地漢置青衣

收曰漢嘉縣今四川至鄭州臨縣故城是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后涕泣自言

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

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

首洛陽下詔有收親者捕之張大夫謂布使于齊謂與本彭越頭下而而哭之其捕以聞上欲烹之方

楚破且城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謂陛下以帝小案誅滅之臣恐

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今河南陳州府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

淮陽

夏四月帝還宮

五月立故秦南海今南海縣尉趙佗人爲南粵王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

死召龍川今龍川縣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

下未知所安番禺今廣州府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

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

佗卽移檄關隘絕道絕秦所關絕道聚兵因稍以法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注俱見前

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爲南越王使陸賈卽授璽綬與剖符通使

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賈至佗魑音機結音計或解一機箕踞見之賈

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正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

關項羽倍約逐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夷

滅家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

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

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

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前說稱爵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稱爵賈

曰爲上得之當可以爲上治乎且漢武遠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

法先奪天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惡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者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圖賈著十二

篇每卷一篇帝未嘗不稱善慎其書曰新書

帝有疾。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河南臨潁縣侯樊

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

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

恐，不見臣等計事，願與一宦者臥，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爲淮南王。治壽春初，淮陰侯

死，布心已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

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音昆赫得罪于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

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汝陰漢縣，今日阜陽，爲江南潁州府

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故楚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滕公言于上，上召薛公問

之。對曰：「布反不足怪，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

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即壽州，來注

歸重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

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立子長。趙王叔所遣。美人子。方三歲。爲淮南王。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太子客東園公。

姓庚。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綺里季。姓庚。字宣明。居園中。因號。夏黃公。姓薛。名黃。字少通。齊人。居夏里。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緱人。姓周。名術。字元道。四

人。所謂四結也。遊秦。歸于南山。呂后以留侯計。使成侯呂釋之。太子嘗車辭。厚禮迎之。西人皆至。南山在商州。東有七盤十二磔。說建成侯呂釋之曰。

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

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

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

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鄂臣皆送至。上留侯病。強起。見上曰。臣宜將。病甚。楚人病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今太子

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布之初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淮

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

楚。楚與戰。徐注見僮。漢縣。故城在江南。區陽府虹縣東北。間軍敗。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兵法諸將自

走。安能想欽。楚王交走薛。注見布遂引兵西。

午河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于蕪西。布亡走。長沙王臣吳芮子誘而誅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甄。邑名。除。讀曰。在蕪西。會工外反。甄。文端反。布兵甚精。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

惡之。見布謂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

渡淮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

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

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誼故人曰樂秋種歌。這故鄉爲美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

豐未復。惟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爲雍齒故。

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勃斬豨于當城。城在代郡雁門雲

中地。

立兄子濞爲吳王。荆王既死。詳見無後。更以荆爲吳國。立兄仲之子沛

侯濞爲吳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四皓調諫 太子深信 不張良 豈有通 叔孫不 死爭老 轉得持 短安者 牧安劉 劉未發 而帝稱 高帝論 人其平 家東吳 物及十 漢於後 年觀火 如不火 有不知 子之理 帝柔儒 足承重 器以承 已見及 欲愛或 沛立乳 乃信其 使高帝 廢

尹氏起等曰：漢高之興，以高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然過魯則孔子，乃見于吳文也。繼之日，自是而後，除扶書律，則博士官，則獻書，則進道，則授爵，則起，則置，蓋基于此。

帝還宮。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

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

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公罷矣，吾

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

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史記：當此世上，破不難。

人從年者八十餘，服罪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隨治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下郡七，皆屬臣等，不尊宿問太子仁孝，孰敢愛士？天下莫不感嘆，故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桓公幸卒，調諸太子，西人為臣已舉，若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西人者，曰：欲易之，故西人輔之，有罪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想，舞我，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

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功也。蓋此步異，同高祖，皆以大區，皆不肯與，身後，王不能獨立，故不與耳。豈

四史外書所載，其事于此，博士欲談大西史之

專故遂不聽，而高祖好奇多愛，而揮之今不取。

下相國何廷尉獄，已赦出之。蕭何以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

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前，問曰：相

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

相國多受賈，豈金為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

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

應與立文
呂不與相
必不能文
和能無呂
必然無呂
其間無呂
氏之亂而
劉氏安矣
故見惠之
不可是帝
之受納帝
之正而帝
回於正而
之於虛名
廣虛名使
危室有幾
則帝之實
高祖有知
必當首知
吾言史遷
奇奇不附
之說不附
論矣必會

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而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不擇，卽赦出之。

何半考案解爵後說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死，不許也。不送爲榮封主而相國爲實相，若故舉相國說，今百姓聞吾過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爲燕王。陳豨之

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于匈奴，亦使其臣張勝于匈奴，爲言豨軍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爲然，還告綰，綰乃陰使勝爲閒于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于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氏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上聞之，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于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帝病甚，人或言樊噲

黨于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

讀史者於
漢高帝論
蕭曹諸人
謂帝蓋人
事謂帝蓋
預知呂氏
之禍奇而
此好者然
不能抗之
於理與帝
會起與帝
同起與帝
固起與帝
甚悉若呂
氏悉若呂
籍幾移漢
日則由後
起非帝所
能逆使
誠先見及
此即趙王
氏立趙王
彼分義之
忍何不可
爲願肯能
忍自腹中

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類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甯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

見曰疾可治上媵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

在天雖扁鵲性事氏名醫人也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

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戀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

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

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臨淄孝昭曰漢書云呂后與薄食其謀好盡廢帝將

下流矣今謀于瀛壖守禁禦安唯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逆兵逼絕亡可謂足得也乃以丁未歸

盧縮亡入匈奴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瘡

自入謝會帝崩縮遂亡入匈奴如叙以爲東胡建王爲突厥所

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之北有廢城即長陵縣也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

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今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即武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

滿史記書
及之并
此揭大指於

書鐵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太子盈卽位

盈爲孝
皇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 陳平既執樊噲行聞帝崩恐呂頌讒之乃馳傳先去逢

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哀因固請得宿衛

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

秦官漢因之
官殿掖門戶

使傅教帝呂頌讒乃不得行噲至太

後卽釋之并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

戚夫人帶且歌曰子爲王母爲婢終日存殤甚痛與死相伍
相離三千里誰當使省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傷汝子耶

召趙王如意三反

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

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

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

周昌病不測
見三處而今

遂斷戚夫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視

覆諫幹應
常人尙身
體豈有宗
爲人主宗
不壯所祭
不能善處

家應之理
淫樂不聽
政遂以自
戕身命而
呂雉之禍
與矣惠帝
實高祖之
罪臣敗子
耳

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趙王如意既酖死酖曰乃徙友王趙

春正月城長安 是年始城西北方三年春正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夏六月

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再城之五年春正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復城之其秋乃成三輔黃圖長安城周

週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之曰斗城

〔中成〕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

家人禮太后怒酒令人的兩卮鳩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

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音轉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

鳩乃憂自以爲不得脫長安用內史士內史王實士名也言獻城陽郡注見爲魯

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注見井中

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是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鄼侯蕭何卒注曰以曹參爲相國 相國何病上親自臨視

惠帝方以
呂后故淫
樂不聽政
而參復濟
之以飲臣
之去君臣
相與沈而
者幾希特
以漢初削
平大難人
心厭亂幸
免耳清靜
實登之稱
非公論也

樊噲猶有
丈夫氣可
季布曰可
斬事藉口
息事不願
者感失重
之長技

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上曰曹參如何何頓

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卒

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閭曰

參聞何

卒告舍人趣治行曰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

參去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實

子參曰獄市所以并吞也今極

之蓋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

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

大

取平是

大也。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輒斥去之

日吏飲醉酒過大夫以下吏及吏客見參不多

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顯清莫得聞說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

中無事子窻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窻私問之參怒答窻曰趣入

待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

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四己〕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浸驕爲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

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

然則如之何而後力可勝則征之則力不勝則可自守則可報書選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爲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以其時之羣臣膽顏不悅而猶以布可言爲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今歌唵未絕傷痍甫

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嫚也且匈奴卽善言不

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選謝遣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

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宗室女爲公主嫁之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初踐之裔與無諸同姓爲東海王 搖與無諸俱率百越之衆從

諸侯入秦高祖已王無諸在五年事見前至是更舉越功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

甌今浙江温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城皆所都世號曰東甌王

〔庚〕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

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赦天下

除挾書律挾書曰挾律取有挾書者罪

立原廟師古曰原廟也元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長樂 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

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師古曰漢高帝時衣冠出衣冠蓋于高廟月一爲之 之道也子孫奈

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叔孫通所關導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不送也免矣

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

詔有司立原廟。帝嘗出遊離宮。見曰古者有春嘗。是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上許之。詔曰獻山此也。

宜陽兩血。

〔辛〕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參爲相三年。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

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甯壹。

〔壬〕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諡曰良常謝病。辟穀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

至是卒。其亡。歷下郭時。並圮上。遇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見我。將北

石。碑黃

以周勃爲太尉。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前已遷太尉。擊

陳豨。既定燕歸。高帝已崩。以列侯事上。至是更置太尉官。漢初太尉官不常設。以勃

爲之。

能者也
孝惠論已
具前史臣
語非至當

任敖沛人爲御史大夫。太后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

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謂，疑謂平勃曰：始與高帝血盟，誓不在邪，今欲誅盡骨肉，

後君亦不如是。于是太后以陵爲帝大傅，實奪之相權。陵遂謝病免。社門竟不謂乃

以平爲右丞相。呂氏以平前執事，故說之曰：平爲丞相，不執事，日於審食其爲左丞相。

食其沛人，楚取太上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將，得幸于太太后又怨趙堯。爲定遠王如意乃抵

堯罪，上黨守任敖常有德于太后。執初爲沛獄吏，高祖常誅吏，堯呂后遂以爲御

史大夫。

太后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爲魯王。魯元公主卒，封公主子偃爲王，諡公主曰

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今直隸正定府，漢恆山王。

皆他人子，太后名之爲孝惠子。漢立五年卒，以

太后立呂台爲呂王。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

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明年卒

發曰能子嘉嗣

秋桃李華

〔甲乙〕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崩

武都地理志縣有雙夷曰武都本羌地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縣本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名襄悼惠王肥之子弟章爲朱虛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侯令章入宿衛

以呂祿建威侯女妻之

後太后復以弟興居爲東牟侯入宿衛東牟漢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蕪州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恆山王不疑卒太后立襄成侯山爲恆山王更名義

〔丙〕三年夏江漢水溢流四千餘家是秋伊洛汝水皆溢

秋星書見

〔丁〕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類爲臨光侯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恆山王義爲帝以朝爲恆山王少帝自知

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卽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

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

立義爲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戊〕五年春南越王佗反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

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乃自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取數縣而去。

〔未〕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
春星晝見。

〔中庚〕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友以請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友至，邸令衛圍守之，友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立太爲濟川。湖三言注：濟川，濟南濟北之地，前齊封之時大
產不之國，爲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太后封營陵侯澤爲琅邪王。注見前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類女也。

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釋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張釋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

澤爲王。

田生與琅邪王之國，動發行，勿留，出。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使遂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恢后。王有愛

姬。王后鳩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

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恢欲殺王。趙代王謝顯守代國。乃立兄子祿爲趙王。是時呂氏擅權用事。未幾侯年二十。

后令爲酒吏。舉自請曰。臣特種也。請得見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罷。掌請實耕田。太后曰。試爲我書田食。軍曰。深耕。深種。立苗欲疎。非其種者。掘而去之。太后默然。終地之。請呂有一人。願亡酒。軍道拔劍斬之。還報太后。

左右皆大驚。舉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出是請呂。力不能制。帝無從深念。陸買往。立入典。而平不見。買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擒我何念。買曰。足下極富。無欲矣。不過恐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

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無怨。天下雖有變。猶不分爲社稷計。在兩軍。舉耳。吾何不交驩。太尉呂氏。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寔。

秋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

〔辛〕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台之爲燕王。

夏。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先

是太后祓還。過軹道。注見見物如蒼犬。擗謂狗持之也。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

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

誡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

人所制。七月。崩于未央宮。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滎陽。與齊連和。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于是齊王悉發國

中兵使內史祝午

黃帝之封祝以國爲氏

給琅邪王澤

午謂琅邪王曰呂氏爲亂王發兵討之

王自帥少不習兵事漢書卷四十一遺諸

請大王幸之臨濟與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

四馳見齊王齊王因留之而使午乘琅邪國發其兵并將之西攻濟南

本齊郡太后制以爲呂氏

遺諸

侯王書陳諸呂罪曰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產祿聞使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

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時產

祿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

漢書今謂曲周

侯鄼商老病其子寄與祿

善勃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王亦以爲宜今太后

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

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

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善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

蘇林寄時與出遺遂其姑呂氏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帶出孫王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九月平陽侯竇

子

行御史大

夫事見產計事會郎中賈壽

賈其後以爲兵

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

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竇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

故城在奉天府遼陽州

侯紀通

紀信子

尚

主也

符節乃令持節矯內

讀作

太尉北軍復令寄

語祿解將軍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

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甯告

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竇馳告勃

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章入

宮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

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人誅燕王通

時通已之國

而廢魯王張偃遣

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卽位

是爲文帝

誅呂后所名孝惠子赦

諸大

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

之以彌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卽長用專吾屬無類矣或言齊

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驃鈞

之則

虎而

冠

言約墨其如虎著冠

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爲長仁孝

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

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

史記索隱曰宋昌

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

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

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

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

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故

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吉

先得大機占曰大機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

代王曰寡人攝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大王者乃天子也

乃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

者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

故渭橋在西安府故

長安城

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昌曰所言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

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

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遂卽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呂后所立帝出，奉法駕迎帝。卽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及諸王子。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四

漢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恆高祖中子母曰薄姬

先在魏許其相曰當生天子後入高祖內之掖宮一日喜幸之姬曰昨夢蒼龍當有貴

高祖行此黃龍也善為汝成之治生帝

初封代王大臣既誅諸呂遂迎立之

〔王〕元年十月帝謁高廟

尊太后爲皇太后

遣車騎將軍薄昭迎于代

立趙幽王

王故昭

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

初齊王襄起兵給琅

邪王澤留之

事具前

澤不得反國乃之長安與諸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爲

燕王琅邪復歸齊

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

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從之

于是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

勃朝議趙出章得其上禮之功齊目恩之即中真章

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蓋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能知也丞相爲太尉來兵柄不能正呂后崇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合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色則陰

下據諸臣主失禮爲陰下不取也發朝上以正丞相益矣宜益字請楚人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

應劭曰律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

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收孥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于是有司奉詔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

即景帝

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

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爲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

五帝稱后母方纔漢高祖之妻也

爲皇后

后觀津人呂后時以其家子選入宮後呂后出宮人

分賜諸王后入代生景帝

后兄長君弟廣國

字少君幼爲人所略賣得十餘家聞

厚賜田宅家于

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也傅賓客又復效呂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上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于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封宋昌爲壯武

漢制故城在今山東於州向節縣西

侯

帝旣施惠天下乃修代來功封昌爲

壯武侯

諸侯官名武等六人官皆九卿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

陳平所言
相佐天子
云云似矣
然平非實
能如此也
徒以口給
免過何足
稱哉

錢穀責治粟內史

之掌監貨

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

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曰善勃大

慚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爲丞相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粵南粵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隆慮

在令

南粵影

侯周竈擊南粵會暑澤大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

賂遺閩越西甌駱

元和志遠南甌瓠

州本西甌駱地

賈字紀永嘉爲東甌

駱林故地在粵南

役屬焉東

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以陸賈前使粵召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

書曰朕高

之子幸北藩于代萬皇帝尊臣等皆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除之朕以

王侯在不禪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遠度歲候書來觀見弟請雖長沙爾將軍朕以王善將軍博陽侯

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在問善治先人塚前日即王發兵于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王之國

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其民人之心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死不認爲也將王之國

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歲以兩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陸賈至佗恐頓首

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

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奉書賈稱聖矣大其老臣性味死再拜上書

作謂以爲南粵王李思皇帝與不惡所題宅夫者蓋高后用事則與聖矣出今日毋與粵金版併器焉

牛羊老夫謂是馬牛羊謂已長白以祭祀不從有死罪者凡三堂上書謝過終不反又且聞父母墳墓已壞

漢代稱循
吏自吳公
始然治臣
但云天下
爲而未嘗
一而謂其
實指其政
登不謂無
德之德無
蹟之可求
耶其謂用
賈誼可謂
不蔽賢者
已非王成
黃霸輩所
能及

制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子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體爲帝自帝其謂非有善子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制南粵之韓使使不遺老夫竊疑長沙王腹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心烈十九年今始孫焉然風夜寐不安帝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并獻方物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賈誼爲大中大夫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

下第一召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誼以能誦詩書圖文稱于郡中吳公召置門下帝召以爲博士

誼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每誼令讀下誼老先生未能言誼處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誼生以爲能帝悅之一歲中超

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

華具其攝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添更與之帝謙讓未遑也

〔其〕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平嘗誼何也法平常言吾多陰謀道家所禁

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也漢平嘗誼何也法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

靡有違德今列侯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

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爲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

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

即此悉心而蓋軍竟 卷十四 文是香

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經費，以便民罷衛將軍軍，太

僕見馬遺財足。

遺留也。財與錢同。漢而留者，疑足充數而已。

餘皆以給傳置，潁陰

漢縣，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潁陰縣西北。

侯

騎

侯家之

賈山

潁川人。

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高鈞之所觸，無不糜滅。今人主

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鈞也。爾道而求濟，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天子縱欲恣暴，暴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

項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費力罷下，能勝其費，計盡不能勝其求，身死後數月耳。天下四面斷政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直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直諫之士，天下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

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稱白以承休德，今已在朝廷矣。乃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諫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弊，飛百官之墮于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使貴民，禮高

年，平賦，授利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郡令，民雖老，歲歲扶杖而往，請之，願少頃與母死，邪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乃就，名聞方昭，四方郡縣，皆曰：「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通

太學，修先王之遺風，行倍歲萬世之基定，惟陛下所率其古者大臣，不修與宴道，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朝，使皆替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來，臣竊恐與大臣方正朝

廷議論，夫游不失禮，制不失禮，論不失計，就事之大者也。帝嘉納焉。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

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上其言，讀上。歐陽下，峻。中郎，將雲。登。說。上曰：「將軍怯耶？」登言曰：「臣聞千金之千金，

不難矣。主不棄也，不難矣。今陛下下峻六，下峻山，有如馬，則事敗。陛下縱自，則奈高。則太后何？上方此上，所幸，惟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及幸上林，則置長布底，金引，則僕夫人魚，惟夫人起上，齊，則盡，則龍

既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復夫人，乃妾受主

豈可與同坐，且與下，則不見人，甄子，上，則顯，夫人，則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

言難出
於管商然
崇本抑末
實爲足食
之原也

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于是詔開籍田。上親率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爲河間王。

治樂成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是

朱虛侯章爲城陽王。

治其今山東沂州府莒州

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

治博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

治晉陽故城見前

爲梁王。

治睢陽今歸德府開封縣是

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

治趙王友幽死故國立其太子遂又復立

城陽濟北。

以平諸呂有功故王

三王。然後立皇子。

三皇子同日立。後武備推得參傑代。并有太原王。好讀書。帝愛之。異于他子。立十年卒。無子。武

王。遂從。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即此悉。直盜罪竟。

卷十四。文。皇。帝。

四。

皇帝

事見前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

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

以相約而後相讓。

歌也。初約說盟，後相歌。中道而止，無恥方也。

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爲誹謗。

此細民之愚，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

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食。

丞相絳

漢時後漢改絳爲山，西平國府，曲沃縣，西南。

侯勃免就國。

詔曰：前遣列侯就國，或辭未行。

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

漢縣，故城在今蘇州東南。

侯審食其

初，高祖過趙，趙王敖進美

人，得幸，有身。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母弟趙兼，因審食其言呂

后，呂后妬，弗肯白，食其亦不彊爭。美人已生子，志卽自殺。吏奉其子詣

高祖高祖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會黥布反卽封長爲淮南王

事具

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恙而常心怨食其弗敢發至是入朝

王素疑楚不奉法上以親故寬假之及入見從上入苑田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

往見食其袖鐵椎椎殺之馳至闕下肉袒

謝罪帝傷其志爲親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

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

宮名在西安府咸陽郡西北

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

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

注俱見前

爲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

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留游十餘日初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

章以梁地王興居帝旣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

齊二郡王之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常怏怏

事立盡錄在

至是上幸太原興居

以爲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

蒲

今直隸

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遂還長安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以張釋之

字季子

爲廷尉

秦官漢因之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

謁者朝畢因前言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

間得失帝悅拜謁者僕射嘗從行登虎圈在西安府城上問上林尉漢上林苑有令

漢制有都尉夫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漢制有都尉夫從旁代尉對甚悉

上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

如東漢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

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

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為宮車令衛尉卿掌司馬門天下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

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

是奇釋之拜中大夫釋之從行至霸陵時獄夫人從上指示新營造曰此走那軛道也使獄夫人

斷陳其間豈可動矣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延至是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

玉樓梁渭者三橋中渭橋在長安西北西渭橋在長安西東渭橋在長安東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

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

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釋之謂上使人誅之則已豈非開人主妄

殺已論前
人者且
其失所加
法當罪
惟在當罪
使罪當
死則罪
之罪過
否則非
否則非
所則非
也則非

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讀曰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五〕四年冬十二月。丞相潁陰侯灌嬰卒。讀曰以張蒼讀曰爲丞相。蒼自

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善律歷。高祖用爲計相。計籍主至

是以御史大夫代灌嬰爲丞相。歷有黃帝顓頊夏曆。周及魯六家。皆用顓頊曆。子六家。雖謂中藏當盡改。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曆。時未以十月爲

讀曰而謂每月見。拉望請虧多非是。

召河東河東郡治安。色安。色注見前。守季布至。罷歸郡。上召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或言

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

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

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讖聞之。

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

森民趨利
雖日禁盜
鑄猶恐不
免又聽耶
其放鑄耶
二買所言
俱切中情
尤詳而諳

畏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
置辭謂對質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
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太后謂帝曰絳侯
始誅諸呂縮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亦
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
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

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應劭曰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即成故名自後漢帝皆自立廟及

〔丙〕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高祖嫌其重更

鑄莢錢

杜佑曰莢如榆莢重一銖半五文

于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
者罪黥然鑄錢非役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役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
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
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
罪積下姦數不勝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矣故

不如收之

賈山亦上書言。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爲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上不聽。當是時。吳王濞

以諸侯。卽豫章銅山

章。昭曰。豫章當作於鄂。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州。漢置。其地有銅山。括地志。吳采銅山之銅卽此。

鑄錢。富埒天子。

大中大夫鄧通

蜀郡南安人。

以寵幸。賜蜀嚴道銅山

今四川雅州府榮經縣。漢置。其北有銅山。

使鑄錢財。

過王者。以故吳鄧錢滿天下。

〔甲〕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逐

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

上書不遜。帝重自切責之。復令薄昭與書。引管蔡以爲警戒。長不悅。至

是謀反。

令男子俱等。與樂武子奇謀。以說車反。谷口令人使圖。圖如。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大夫等奏。長罪

當棄市。上不忍置法。赦長死。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

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霧露病死。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王果悲憤不食死。傳

者不敢發車封。至雍。

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鳳縣南。

雍令發之。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

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葬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布。尙可

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後二年。封長子安等

四人。皆爲列侯。

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卬爲臨晉侯。卬爲東城侯。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

四人皆爲列侯。

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卬爲臨晉侯。卬爲東城侯。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

取少優誼言爲至早以用誼絳文或驗
能說才最不公終爲御灌不或責賈
動以略常遇脚難誼班能或歸備誼者
而進年頗蓋斯未不以固自咎漢者

王恃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弗聽

十二年誼嘗長曰廣王

匈奴復請和親初冒頓遣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并遣之繡袷綺衣諸

物至是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

氏使宦者中行說管中行兵之謂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

者既至降單于其親幸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謂分錄而記之以計課其人衆

畜物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奴大單于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初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于是疏之以爲長沙王太傅湘以謫去意不自得波湘爲賦以申屈辱至長

沙地卑溼有服鳥飛入其久之上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晉漢韻師古曰福也受釐祭畢而受神之福也

坐宣室未央前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梁王太傅誼上疏曰

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

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以

不能靜以
與公初時
用而即請
改期使竟
觀之其服
不得柄用
不更至制
紛更如宋
王之安希
耳亦幾希

爲非愚則諫皆非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其時曰夫樹國必相疑之缺下無故其珠上散與其委委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四面而擊今矣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時德行義未過雖得有加焉猶向如是况天大諸侯力且十此者于當時高皇帝劉帝
之地以王諸公使至漢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弱者後反長沙乃二萬

五千尹其功小而最究誠誠而最甚亦偏性異人也亦非然也誠令樊鄴韓彭數十城而王今雖已破
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散使使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盡王之信思用其若令如長沙

王欲屈子之何道焉及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制小則
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制推定制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

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大瘳一懸之大費如要一指之大費如股一骨之衆天子亡所利諸侯以定治
而子孫少者雖以爲調空而區之區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諸侯以定治

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今句叔被後倭接至不敵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謀致金采榮輪以幸
之矣孰能令是主上之勢操也天子共貫是臣下之禮也制器如此莫之能解焉國有人子可爲流涕者此

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或人請侯執既尊極而極不忠且臣爲屬國之官主旬奴行之計必娶單于
天下之大國于一懸之衆長爲執事者蓋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主旬奴行之計必娶單于

細之類而制其命伏中行殺而害其骨舉旬奴之衆爲上之令今不置臣敢而張田蹇不擇尺
細之類而制其命伏中行殺而害其骨舉旬奴之衆爲上之令今不置臣敢而張田蹇不擇尺

卓犖而富其職居被文德天子之後以錄其領者庶人鬻妾錄其履此故所謂外也夫信至大不敬也至亡
卓犖而富其職居被文德天子之後以錄其領者庶人鬻妾錄其履此故所謂外也夫信至大不敬也至亡

等也至冒上也無計者猶曰毋爲可爲是太息者此也尚君遠禮義忠仁氣并心于進取行之二處涉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信父優勸盡有德色每取笑特立而辭語抱哺其子與公併

而歲不相聞矣則反背而相相其不問念賊者無大故至子流俗失世壞敗而信而不知怪以爲是固然耳
而歲不相聞矣則反背而相相其不問念賊者無大故至子流俗失世壞敗而信而不知怪以爲是固然耳

夫移孤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乃誠亡可不爲審心也豈如今定經法于君君臣臣上下有父子六親
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壞國乃誠亡可不爲審心也豈如今定經法于君君臣臣上下有父子六親

各得其宜此謂一治一世常安若夫經訓不定是猶放江河亡維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
各得其宜此謂一治一世常安若夫經訓不定是猶放江河亡維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

仁禮義以道習之迷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逐天下之權士有道德者使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聞見正事
仁禮義以道習之迷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逐天下之權士有道德者使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聞見正事

正官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為使諸侯胡亥而教之習者非斬刑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親殺人若艾草草然豈捕胡亥之性惡哉彼所以遺之
 者非其理故也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繫于太子太子之將在子乎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時務也凡人之習能凡已德不能見時然夫禮者樂子持德之府而
 法者樂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隱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此之政聖如金石行之令信如四時雖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能然而禮云禮云者實絕于未
 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世主之欲民善聞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法教成未
 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治則危天下下德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樂之德也天
 之德蓋置安處則安故諸侯處則危天下下德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樂之德也天
 如世此天下所共聞也廢置天下下法令刑罰禍福及真子孫誦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樂之不
 遠地則堂高陸無幾近地則堂卑高者難學卑者易曉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以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廷及庶人等級分明則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禮曰欲投鼠而
 忌器鼠近于器無彈不投必傷其器况于貴臣之臣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是以爵制之弊不及人夫以
 其嚴主上不道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收養而禮之者也古天子之所爵制之弊不及人夫以
 衆庶同歸制則京市之刑然則堂不亡僅乎被戮者不奪追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懼重權大官而有健
 體無恥之心乎夫官已在貴然則堂不亡僅乎被戮者不奪追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懼重權大官而有健
 之保攝之輪之司職之法官即微小吏皆屬官榜符之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然正
 曰重攝不飭至汚穢淫亂者曰穢濁不飭坐屬官不諱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驅斥而然正
 以乎之也尚通欲而為之諱也過之有禮故聖臣自應變以廉恥被人件節行化或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
 行而念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就不御之權可以笞六尺之孤此廉廉恥行禮節之所政也主上何畏焉此
 日不為而頌教之久行故
 曰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上深納其言後梁王揖墜馬死揖無子誼請為築立後而以淮
 南地益誼為子是後雅陽王

〔巳〕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午庚〕九年春大旱

〔未辛〕十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殺。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昭初封報侯既死帝

高堂

〔壬申〕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漢縣今高州屬甘肅蘭州府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蘇實漢

本鼂錯鼂與朝同王子朝之後以名爲民並涇川人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陳，合刃之急者三。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之地川山林車騎二不當一。

車騎之地曠野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平陸相遠川谷居間與高地下短兵百不當一，長

戟之地關險相近可前可後劍楯三不當一，矛鈇之地在葦竹間草木茂密長戟二不當一，劍楯

之地曲道相伏險峻相薄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前擊後懈，與金鼓之

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

射不能中，中不能入，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

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

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坂，出入溪湖，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

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

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

當也。材官騶發

材官有材力者，騶發其矢也。

矢道同的

日用矢者，同中一的。

則匈奴之革筰

以皮作木如筰。

薦

以木作如薦。

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

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事，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

注見前。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

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

續初學申商法爲人略或制河以其時得幸太子號曰習業。

募民徙塞下

。鼂錯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

積死。今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

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
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
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初從子之能
自與帶即止

塞下之民

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縣官爲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
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

之趙世有陛下幸塞民以實塞下使屯成益會輸將益宜甚大塞也反古之徒民者相其險穽之相皆其
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制宅置器物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勤之新

邑爲爲置醫官以救疾所當祭祀男女有皆生死相恤嗚呼相從種糧番長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良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一連十連爲邑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
知民心者爲之長唐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戰服習以成血令通德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
知則足以相救晝暇自相見則足以相親歸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勤以厚賞誠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歸

突厥

〔癸〕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

酸棗故城在河南
衛輝府滑縣北

東潰金堤

結地率金堤一名千
里關在白馬東白馬

酸棗故城在衛
輝府滑縣東北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劉永益曰塞
河決始此

詔民入粟邊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

鼂錯上言請重農貴粟

時曰聖王
在上而民

不凍飢者亦能耕而食之橫而衣之也故國其安財之道也故歲有九年之赤而有七年之旱而國亡猶
書以畜積多而無先具也今海內爲一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谷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
寒不得衣無慈母不恤保其子者安能以有其民哉夫忘玉金銀則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求貨之者以上

用之故也。雖米市第一日，亦得而飢。至是故，則其與玉穀而賤，雖玉令農夫五口之家，統不過百石，收不過百石，管新瓦，秋穫冬藏，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適，在迎來，爭死間，疾苦，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賦徵不時，朝令暮改，前者牛買而無書，取信賴之息，于是有買田宅，子孫以償，貴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金列販賣，掠其奇贏，日游都市，樂上之命，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織，織之，必文采，食必穀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于里講飲，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除罪，則富人有爵，貧民有錢，所謂救有餘補不足。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各以多

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邊食足支五歲，可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復從其言，乃下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

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

云無應令。謂無孝悌力田可舉，除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闕者，勞賜

三老孝者，品玉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戊甲〕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

桑以奉祭祀其具禮儀

漢書桑仲始東耕于藉田以大事祀先農百官皆從以水耕又春桑生桑后親桑于苑中並置子而以少牢祀蠶時還獻于西館

夏除祕祝。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移過于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禍于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

臨淄人師問郭公乘陽慶受黃帝醫書傳方知生死

有罪當刑詔逮繫

長安其少女緹縈

亦有五女緹行立罵曰生子不生男絹急無可使緹縈傷父言乃罪之四

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爲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丞相張蒼等定律以上

上

當說者爲城旦刑當黜死者爲城旦刑當劓左止者爲五百當劓右止及殺人先自責文坐受城旦刑守縣官刑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管即者皆棄市其城旦者各有所數以見

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

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

生也

風流

篤厚禁網疏闊是以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除田租稅
或因水旱
成去其已
甚若永除
之則國家
經費將何
取給文帝
仁不能
爲此必史
有文耳

六月除田租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厯

明勳

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謂本末者本謂粟末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除之

〔文乙〕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

萬騎入朝那

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北

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

殺北地都尉

卬卬姓孫見功臣表虜人

畜甚衆使奇兵入燒回中宮

注見前

候騎至雍甘泉

注見前

詔發車千乘騎

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

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卽還

赦作徒魏尙

魏里人

復爲雲中守

漢雲中郡治雲中郡

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

唐問曰父老

顏師古曰謂年已老也少唐在武帝初年九十餘則此時年當六十故帝呼之曰父老

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

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尙

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卒

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遺將也

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

歸而奏之。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但私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會一入。尙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一級今魏尙所上首虜之數。六級因無罪。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

今。歷日彌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辭。皆歸福于朕躬。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四〕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注見前。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此五帝之五帝也。五時也。詳後。

景帝中六年。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始秦得水德。漢受之。當爲土德。應黃龍見。宜

改正朔。色尙黃。丞相張蒼以漢乃水德。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至是黃龍

明於天地之性者不

可感以神
怪且正
服且讓
未遑何
於彼新
見即為
祀彼新
平非有
乘其間
下文三
不令主
無造於

見成紀。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後書山下
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郊，見五帝。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爲中大夫。詔諸侯王、公、卿、郡

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令鼂錯

最爲高第。鼂對策大略，以爲五帝其說莫及，則自視之三王，區主俱賢，則擢爲中大夫。錯又

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丁〕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于涓陽，以新垣平爲上大夫。趙人新垣

平，以望氣見上曰：「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東北神明之舍，天瑞下宜

立祠以合符應。」於是作涓陽五帝廟。廟同一字，帝各一殿，面玉門，各如其夏四月，

帝親祠之，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宋取六經中作

王剌。今禮記議巡守封禪事。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齊王則哀王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

立悼惠王肥子將闔爲齊王，志爲濟北。註見王賢爲菑川。治制故城在今山

王雄渠爲膠東。治即帶王卬爲膠西。治高平今屬王辟光爲濟南。治東平今屬

王。

玉杯尚可
假則日卻
何以復中
新垣平之
荒誕與文
成五利無
異文帝早
覺而錄之
庶幾不懼
改過耳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安爲淮南王

仍治舊地

勃爲衡山王

治六注見前賜

爲廬江王

治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是王

厲王子東城侯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立汾陰

注見前廟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入

言于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

大酺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中

注見前

今河決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

鼎出乎于是治廟汾陰欲祠鼎出

〔實戊〕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

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于改正

之歲辰正朔也服

也服也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

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

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

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

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

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

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吧〕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

朕夙興夜寐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旦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

轍使車往還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

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

始于今年呼上禮如故書匈奴亦使當戶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申侯之後居安定郡爲丞相 張蒼病免蒼相口

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知曰曰

從高帝封關內侯遂以爲丞相嘉爲人彊直門不受私謁

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通初以蜀封爲庶子多欲登天不能其費頗夥推之上

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

臣卽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頗解古曰言

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使人

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使人

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也今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巳辛〕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食

〔未癸〕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勃太子封條侯等屯兵備之匈奴

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絕漢和親大入上郡漢郡治南鄭今屬陝西雲中所

殺略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姓顏名古曰屯飛狐蘇意屯句

注飛狐句注注俱見前張武屯北地漢郡治馬領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環縣東南周亞夫次細柳今陝西咸陽縣東南有細柳倉即亞夫屯兵

處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在咸陽縣東北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

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

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上乃按轡徐行

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爲改容式車使人

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
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哉稱
善者久之後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爲中尉

案實漢因之
案徵諸京師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振民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

員發倉庾

在邑曰倉
在野曰庾

以振貧民民得賣爵

富人欲得買人
欲錢故置賣耳

〔中〕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

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

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

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

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

內安甯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

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

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

罷服大紅

與功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大功小功懸皆以衰布
由則及緇大功中緇小功大緇

也三十六日而
釋服以日星月也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田山爲
不復

通病不可不知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四 漢景皇帝

十五

可。復收民田半租。初文帝除民田租。事且至是令民出租之半三十而稅

一也。

減笞法。文帝雖除肉刑而笞五百及三百者率多死至是帝下詔曰加

笞與重罪刑死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

百曰二百然尙有不全者後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事在中元六年

又定箠令。箠以竹爲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闊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自是笞者

得全。

以張歐沛人字異高祖功臣安邸侯觀少子爲廷尉。歐事帝于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

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丙〕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春三月立子六人爲王。德爲河間王。世河間哀王闕爲臨江王。治江陰王。立無子以其地封闕

餘爲淮陽王。後世注非爲汝南王。治平輿王。後世注彭祖爲廣川王。治信都

發爲長沙王。長吳沙王善壽無子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葬南陵。在臨陵

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嬰遂病免。太后除嬰門籍，門出入殿梁王以此益驕。漢唯得城，梁東苑，招延四方士，莫不

即縣城東，亦曰

長星出西方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元

趙王遂反，以條亦作條，今直隸河間府景侯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初，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待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音提

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始求反謀。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請，秋曰請，如古語然。

明助文帝責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非子惟上棄前過，與之更始。

于是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乃解，然以此日益橫。量錯數言吳

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朝，于法當誅。」文帝弗忍，

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

上命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皆有罪，各

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

之謀，雖中地，無成，太驟而然。猶曰：為國家計久矣。安也。至事變已成，乃請居守，欲以全苟免。自足以殺其軀，而以

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

吳王使廉高口說膠西王王制不許高說以稱天下乃許之

吳王謂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其說也王曰今承一命而云不果信令亦成則主分勢感乃益生王不謂

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

南皆許諾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

初楚元王與魯申公俱生白生俱受詩于浮邱

每爲詔讀及孫戊即位常殺後乃私設局生謂曰可以近矣如酒不設王之意也夫去楚人許詩與于市

日先王之所以禮若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加之是虛道也虛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因謝

病去成君淫美太博章孟作特誦諫不聽乃去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遂成戊著謀之矣之謂衣被將白囉

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

後悔背約城守

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

攻齊圍臨淄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

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遣諸侯書罪狀彙

錯欲合兵誅之攻破梁棘壁

即春秋大

乘勝而前銳甚梁王遣將軍擊之

皆敗還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父真可

任將兵及是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復召竇嬰拜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

兵

錯之罪在
欲自守然
此際斷不
可誅之至
其得畫合
宜然其證
過明代遠
黃帝既與
定計旋爲
誓口所勸
斬叛人以
謝無濟及
知其悔之
而又不見
其不更出
離文下乎

殺御史大夫鼂錯。帝與錯議出兵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

徐儻之間，吳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及吳反，錯以盜

宜知吳計謀，欲治之，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

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盜，盜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問盜曰：「今吳楚

反，于公意何如？」盜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

知，乃屏錯。」卒問盜對曰：「吳楚相遣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諸

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

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乃拜盜爲太常，密裝治行，使吳令丞相廷尉劾奏錯曰：「錯

議陛下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又欲以城邑予吳，無人臣禮，大逆無道，錯

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謂錯建侯制，後其文自謂川來，謂曰：「錯人骨肉，何爲也？」曰：「不知。天子不覺，前不安，父曰：『劉氏安，兵危矣，若不忍見，願速殺。』」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曰：「鄧公先。」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曰：

「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爲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爲

名，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

鼂錯後十餘日吳楚反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盜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因留盜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間，懷節旄，夜亡走梁，遂歸報。二月，太尉周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越人誅之，戊自殺。亞夫之將

也，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

許之。亞夫乘六乘傳，漢梁曰欲急請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

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穀澠、阨隘之間，且兵

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今縣在陝西西安府出武關，抵洛陽，

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

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思自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引兵東北走

昌邑，深壘而守。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愬于上，上使告

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饜道。梁

使韓安國，韓安國字長孺，梁中大夫。張羽，楚反，僞謀殺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

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亞夫軍。亞夫堅壁不與戰，亞夫

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令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亡渡淮走丹徒吳歷代因之今為江蘇江蘇保東越越人縱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誦亡楚王戊軍敗即自殺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于是諸將皆以亞夫謀爲是而梁王由此與亞夫有隙

王子晦日食

齊王將閔及邛遂皆自殺雄渠賈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

先是三國

齊魯燕

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

張晏曰姓路實中大夫氏張時路出帝擊之後以國爲氏

告于天子

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不得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遂殺路中大夫齊初國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聞齊初有謀欲移兵伐之齊王懼飲藥自殺

膠西王肉袒詣漢軍叩頭請罪弓高

漢無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西南

侯韓續當執金鼓

出詔書讀之。王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皆伏誅。酈寄攻趙不下。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爲說。梁王曰：「濟北雖堅言于吳，而終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梁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立故齊王將閔太子壽爲齊王。楚元王子禮爲楚王。子端爲膠西王。勝爲

中山

治盛縣今直隸定州

王。帝以將閔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欲續

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爲紛亂，奈何續其後？」不許。乃立禮。

時封平陸侯爲宗正

奉元王

〔子〕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

即武

榮、栗姬子，徹王

夫人子。

王夫人母戚兒，故燕王威孫女孫也。姊地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威兒更嫁田氏，其女爲金王孫，能生女，威兒卜金氏，婚當貴，嘗而內之。息太子定，是爲王夫人，生男徹，方在，莫王

夫人夢日入其懷，以爲貴徵。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

劉歆曰：「是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新三書曰：『通鑑』承用漢書本紀也。考劉昫二氏之說，蓋亦同歸之意，而徐昭文等以五年當書于日食之上，非應許甲

子靈祀，又以日食紀于四年之首，未知孰是，今仍通鑑。

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廬江王賜爲衡山王。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爲貞信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正〕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漢作志陵邑在四安府高陵縣西南

募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

自

諸命皆錄作陽陵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庚〕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上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卽位爲皇后無寵至是遂廢

〔辛〕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

長公主嫖

卽臨濟公主帝之妹下嫁陳午嫖反其公主名也

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故怨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嫌栗姬陰使人趣大行本典宮改大行今第九編之制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鬻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悲恨而死

庚寅晦日食

春二月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以郅都

郅都時侯國後以爲氏郡河東大縣人

爲中尉

都爲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

受請謁無所聽及爲中尉獨先嚴酷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

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堧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

事在元二年

王欲得刀筆

古曰古者著書于簡必用刀

爲書謝上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問予之王既爲書因自殺

太后聞之怒後以危法中都殺之

〔辰壬〕中元年夏地震

衡山原都

胡三省注原郡地名蓋因衡山

雨雪

大者尺八寸

〔巳癸〕二年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子越爲廣川王

彭祖從子故立越

寄爲膠東王

故立明

秋九月甲戌晦日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寵信

羊勝公孫詭二人多奇邪計說王求爲漢嗣王遂入朝

在前七年帝使使持

乘輿駟迎于關外既朝上疏因留

王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餐出則同車故漢使會中郎講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會

栗太子廢太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

諾罷酒召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

帝太子袁盎曰昔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弟謂平且以生禍亂五世不絕

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請入見太后白之太后議格遂不復言

而使梁王歸國梁王由此怨盎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陰制者十餘賈先

田叔往案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誠見語

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置法太后日夜啼泣幸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畢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上方慈憐而使梁王歸國事冠蓋相望于道王受使耶勝

竟晚事太后雖長君入骨體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立為天子封之

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

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括地志在萬年縣東北萬年今咸陽朝治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

有之乎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

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

田叔案梁
事雖云善
處骨肉之
間但所以
致此者以
君無能也

太陽出而熾然使明
季如田叔有
一者亦何至
三案紛爭
變鏡不已
而致亡國
而後已哉

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
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用茅蘭夫說乘
布車從兩騎伏斧質于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
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甲〕三年夏四月地震

立子乘爲清河

治清河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東

王

立十二年卒無子國除

秋九月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
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
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
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徐盧等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

侯劉舍子嗣爲侯

爲丞相

〔未乙〕四年冬十月戊午日食

即此悉入重蓋昇覽

卷二十四 漢景皇帝

二十一

〔西〕五年夏立子舜爲常山王。常山文帝時併入趙今復爲國。

大水。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

疑若疑也，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厭不也者，輒讞之。

地震。

〔訂〕六年冬十一月，改諸官名。更命廷尉爲大理，奉常爲太常，典客爲

大行。後更爲大鴻臚。治粟內史爲大農。後更爲大司農。將作少府。本秦官，掌治宮室。爲將作大匠，主爵

中尉。本秦官，掌列侯。爲都尉。後更名右扶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后宮。爲長信少府。將行。本秦官，掌后禮。爲大長

秋。大行爲行人。先是更郡守爲太守，都尉爲都尉，更置侯丞相爲相，明年又更中大夫爲衛尉。

春二月，行幸雍，郊五時。史記封禪書：維五時，索隱曰：秦宜公作書時，祀黃帝，張公作上時，祀黃帝，下時祀黃帝，公作四時，文公作四時，管仲曰：白帝，以非雍地，故不在五時之數。

夏四月，梁王武卒。武卒，梁王也。先是梁王入朝，上疏欲留。

帝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未幾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

王。賈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越爲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諱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

王。賈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越爲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諱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

梁後主王濬川濟東俱以罪廢山
陽濟陵俱無子嗣苦節惟此獨存

六月匈奴寇鴈門

山溪縣治晉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

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

成紀人爲

上郡太守

廣初爲上谷太守敢與匈奴戰公孫昆邪謂上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張其能數與虜角恐亡之乃從上郡

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

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匈奴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甯成

南陽人

爲中尉

自邳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

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邳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成後遷內史以罪徙已後遷病

問郡尉吏民出入關者發曰甯見
乳決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成〕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

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

顏師古曰：至今猶訛其理
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夏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

丞相舍免。

秋七月乙巳晦日食。

八月以衛綰

大發

爲丞相直不疑

直氏豎人在弓之後不疑兩國人

爲御史大夫

初綰以戲

車

顏師古曰若今弄車之戲

爲郎事文帝遷中郎將醴謹無他

無餘志

上爲太子時召文

帝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爲郎有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上召亞夫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

箸亞夫心不平願尚席

主席

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孟康曰此非不

足於君所于所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軼軼非

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尙方

工官即尙方之工尙方少府屬字工官

甲楯可葬

者爲人所告事連污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亞夫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無不誹謗
固不爲不
長者然不
辯足矣買
金而償且
情斯甚且
不乃無兄
我自明乎
賦謂不疑
蒙垢求名
良然爲將
則有功爲
相則守正
可誼所不
御之權者
庶幾近之
反謂之軼
非少主臣
無取之謹
他之以爲
銘之明

〔妃〕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漢太守秋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雖工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

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少府屬省絲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蠶無擇

弱衆無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

在或詐僞爲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

盜盜謂犯法者直共盜爲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謂與耗同不明也

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秋大旱

〔子庚〕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殿五帝之廟十二諸侯府也月貫天庭注凡

中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

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

景帝之治
遠不逮文
而失德之
事廢矣獨
其休息愛
民尚不失
農業而安
耳史臣以
之並擬成
實未免失

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取庸曰發民用其力也。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卽位。

武帝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

注見前。

史臣曰：漢興，帝除煩苛，與民休息，生子孝文，因之以新，帝孝恭，遵明，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民歸厚，風云感，謝，文美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四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五辛〕建元元年

蘇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

江都相 上初卽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

舒對策

唯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眚以譴之不知自責無道之世蓋欲扶持而安全之孝在道也而已矣漢地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猶勉行道則日久而大

無功此善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歸通子治之路也仁愛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遠而子孫長

久安當數百歲此吾禮樂教化之功也夫道衰于幽隱非道亡也幽隱不可及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典禮樂教可文武之功業則道衰然復興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命不可及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時或仁或節痛治而成之不能詳矣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天上下之化下之從上物從之在時惟聖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鑄惟治者之所歸賦之斯律制之斯

初此之謂也王者欲有所爲立求其端于天道之大者在陰陽德教爲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凡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陰陽之不可任以成德也今禮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

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類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

漢武尙文 學其中遂 於經術者 舒乃董仲 舒都乃以 江都王爲 而所權用 者前如趙 籍王咸輩 之庸碌後 如莊助吾 詩所謂之 已公之龍 而葉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惡好其問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今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盡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

莫王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變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

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子國設庠序以教化于邑漸民以仁靡民以政節

民以禮故其刑罰善經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世也無除其德而遷去之復惡教化

而導起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

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廢政而願治不知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

治善治則災眚日去國祚日來故受天之命而治于方外廷及羣生也

上覽其對而異焉再

策之仲舒復對

鳴曰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

者喻王心求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制高明矣行其所勉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宅在乎加之意而已

願者士黨不厲也夫不養士而欲求賢賢難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所

至于此也古者任官解職非謂積日累月不積不官豈澤不流是以積德而官氣充焉生尊諸侯其未嘗

司馬力盡知善治其能而以赴功今則不然某日以取貴使久以給官是以廉恥賢士不肯混假未得其

賢所貢不肯者有訓夫如是雖得吏二千石盡心于非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于是上三策

之仲舒又復對

鳴曰臣聞天者生物之祖故覆包函而埴所埴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得受而無私

需者天之所以殺也利者君之所以取也此言天之德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蓋者君之所以養也

以威性也正法度之宜則上下之序以助欲也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越異于羣生故孔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

善然後樂禮樂禮樂然後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衆少或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堯致明以舜致顯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知也故聖人在身猶火之銷有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榮封之可

為悼懼者也夫榮而不亂懼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斁故者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歸不同非其相

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不變道亦不變是以萬物歸焉三聖相受而守一德已操賦之禮也

亦有所分于予之論者去其角博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予謀者不食于力不助于

以大窮而不知所安能過期此刑罰之所以善而姦邪不可誘善也公穀子相養之其末見禮帛怒而出其

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對，則善惡之實者，行人之象也。是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葛曰：賢且衆，政遂至百於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昔者，皇朝必至也。若於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合公卿大夫之相，豈無可爲者哉？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散壞，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請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而使並世，乖辭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上以仲舒爲江都相，丞

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

舒少治春秋，爲博士。下解讀通讀三年不職，聞其積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及爲江都王易王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

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

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

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薛人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公孫弘爲

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干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舒相

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

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

之，其對皆有明法。白帝即位，檢濟陰及仲舒對策，惟明孔氏，雖百家立學，概之官州，郡縣漢制，李廣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論其子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賢嬰封其侯，魏其弟，在爲丞相，田蚡封武安侯，武安法見前。

太尉趙綰代人爲御史大夫王臧人爲郎中令迎申公魯人爲太中大

夫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穀謂升穀之者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

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

注見

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望王

申公申公捷之師魯以詩教弟子受業者千餘人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

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

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如以雙尊禮

也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

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

舍魯邸漢制郡國皆立邸于京師議明堂巡狩改厯服色事

〔壬〕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淮南王安好書善爲文辭作內書二十一

有中篇八卷可神仙黃白之術至是入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

昏暮然後罷安善田獵其入朝蚡迎之轎上與語曰上無女子王親高帝孫行仁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石之爲郎中令

石慶爲內史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長安宮

后原之故曰東宮應劭曰高祖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食高祖太后又非五經故趙蚡毋奏事太后太后大怒求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

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

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河內溫人少侍高祖其婦爲美人因進長安中藏嬰及四子官皆

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郡國及是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

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誰馬殿以敬數馬車舉手曰六馬殿子兄弟爲高前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

高祖功臣伯王侯許昌孫嗣侯爲太常

爲丞相

以衛青爲太中大夫初上之爲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卽位妃爲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浸衰上嘗過平陽公主命婕王太后出悅謳者衛子夫其出戲母曰衛主拜平陽侯曹窈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悲幾死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衛氏爲侯家騎奴大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因曹歌殺之不肯死上召爲建章宮名在上監侍中已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略〕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時議多寃黷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

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聞

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

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

注見前

大饑人相食

顏師古曰河溢之處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閩越發兵圍東甌

王諱太子與亡走閩越擊東甌從之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

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

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

莊助以爲其助吳人以實其對

前編中大夫

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

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

以法距之爲無虎符也助乃斬一司

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

舉其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

三補黃圖苑周表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

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

吾邱壽王

吾音曉晉有處邱氏壽王字子顯

人司馬相如

字長卿成都人

東方朔

枚舉

枚氏出閩官術枚氏舉淮陰枚舉舉子終

軍

秩氏諱頌劉縱其之後以名為兵軍字子雲亦曰戲廣濟南人

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

中謂在朝外謂編

大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誅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舉不根持

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爲直諫有所補

益是歲上始爲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

謂門之

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

所

畫休更衣夜則止宿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

君從南山下雖置不障後每社守欲飲示以乘車物乃得免又置夜至柏谷

遊獵主人疑爲野聚少年欲攻之主人願具上狀觀止其野不窮

于是使太中大夫吾邱壽

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

謂陸產當陸有阻于海

區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

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虛

謂作壞人家墓發人室廬其

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

隄之輿

劉敞曰不足之不當作亦說動也言事與時不爲使必有禍覆之變

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太中大夫給

事中

加官以給事禁中名

然遂起上林苑

〔甲〕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

合葬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

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

少府

地益宅上怒

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

燕人

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

遣太子嬰齊入宿衛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

兵上書以聞上多其議遣大行王恢出豫章

漢郡治南昌今南

大農令韓安

國出會稽俱爲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略曰越方外之國前蠻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百三

代之說不受正朔非謂不能伏誠不能制以爲不附之類不牧之民不足以頓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百莫敢校也如使越人微幸以遠執事願

與之存者一不備國難擊得王之首臣國蓋之陛下以九州爲家生民皆爲臣矣天下之安賴泰山而固
維之也變夷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閉而煩汗馬之勞乎許云王雖允塞於方而不言王道其大而遠力固
之也臣安敢希將吏之任也

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
善與宗族謀鏹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
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請孫繇音曉君丑爲越繇王餘善既殺
郢威行于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善不足復興師立爲東越王與
繇王並處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日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
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
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

立百字長壽漢人胡三者曰謂之光世
歷爲衛大夫並食采于汲遂以爲氏

爲主爵都尉

初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

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內
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

漢書注
見前

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

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爲東

海

漢郡治郡今山東
沂州府海城縣是

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漢制郡守置有
丞有請曹掾也任之責大指不苛小

臥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爲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

士卒樂而李
廣之寬而李
苦程不識以
之嚴蓋以
李之將略
本優于程
所謂神而
明之存乎
其人耳若
常行軍之
律以程自
當以程爲

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

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

之臣甯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賜告休徵曰黃腸實天子優賜其告也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爲請上曰汲黯何如

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謂深謀遠慮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魯力士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如黯近之矣黯以酒見陳大將軍丞相稱其士誠不可不冠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聽帳中使人可其衣其執事如此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對策之

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交封于程其後以色爲氏爲將軍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

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

漢受一斗爲飲食夜警持行故曰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候即哨未

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

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二年冬十月始親祠竈。其神祝說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

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有舍人匿其年及所生

長善爲巧發奇中。晉武安侯安侯中有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語見

年于拍案已而案其胡果然于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謂鬼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

求蓬萊安期生。項都人秦時安期海邊人言其千歲少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計

反類之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

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亦有又有人言是與祠太一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玉童上爲立

也五帝太靈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

以爲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彘翁壹

見前卷者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

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之威海內爲一而匈奴從之不巳無它以不恭之故臣竊以

無恭之心應人以天下降之不以己私怨傷天下之公故結怨與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不

不約高皇帝所以不輯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警士卒死傷中國無事相

王恢不主議
和親之議
論者或以
安期之說
謂之非也
觀其所言
原不發言
兵深誘致
遇于倭倭
軍功先已
氣成而計

左矣卒之前
長側不武
損威厚武
果斷不能
帝情其罪
明正其罪
而誅之罪
猶自教罪
滿網也

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安國曰不然臣請用兵者以地待軌常坐而後戰國今將登甲釋卒深入暴
驅從行則道有衝行則中絕疾則摧王必則則列兵法曰遠人懼也臣故曰何舉例恢曰不勝臣嘗願之者
非徒而深入也將取單于之欲誘而致之也吾謂其勝陰伏而處審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
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使聶翁壹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單于信之

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

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漢遼東郡善置尉每百里尉史二人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

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單于曰吾得尉史漢兵追至塞弗及乃

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輜重乃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

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于金田乾紀晉于太后曰王恢皆爲馬邑事今不處
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府以有上上曰首爲馬邑事

部類其輕重損頰可得以彰士大夫之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遂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

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

中之

(己)三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
衛邑注見前夏決濮陽漢東郡治注見前黃州自
周定王五年後遷是河徙春河水

徙徙頓邱東南漢黃縣注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以頓邱屬東郡物海
乃在頓邱東北恐誤頓邱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流入勃

海禹貢維指頓邱決口及入海處漢志不載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濱勃頓邱西北至
吹流過其縣東南歷時關至東隄武家深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時關今山東龍城縣東臨

海

武今由東領城縣俱屬曹州府千乘濮川注俱見前

夏復決濮陽瓠子

在開州南亦曰瓠子口其質雖指濮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志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

高陵注見前

注鉅野

在曹州府鉅野縣北即古大野澤注見前

通淮泗

淮黃河入淮之始

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鄧

當時

字莊

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餼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居

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邑多收因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爲然于是久不塞

漢書

〔庚〕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初孝景時竇嬰

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執賓客益衰獨故燕

相灌夫

字仲孺潁陰人父張孟爲潁陰侯賜金人通賢姓灌氏

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夫爲人剛直

使酒諸有執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故與田蚡有隙蚡奏夫家在潁川橫

甚

夫宗族實富爲潁川兒歌之曰灌夫治潁氏實潁水邊潁氏廣請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

受淮南王金與語言

事其

賓客居間遂解未幾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

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彊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罵坐

夫行酒至蚡蚡不肯讓夫無所避遂怒

遂其

前事

漢書

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既繫不得

言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得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以爲然。

令東朝。

朝太后

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

是嬰，韓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廷

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

「吾在也，而人皆藉。」

也。猶曰。

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

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

嬰弟時，嬰嘗受詔曰：「奉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是事也。」

嬰弟時，嬰嘗受詔曰：「奉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是事也。」

遂于十二月晦論殺之。

張安曰：「漢日月者，見春垂至，恐也。」春，田蚡亦

卒。

蘇燕一，身靈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謂之曰：「前其僕與灌夫共守管，殺之，竟死。」

嬰蚡事，上本不直蚡，特以太后故，後淮

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

高祖功臣薛歐之孫，澤封平棘侯。

爲丞相。

地震。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國，卒。河間

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務得其實也。

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

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

諸書。

舊書

王導嘗有玉璽失之官邸數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說古經出魯海中玉收是徐廣獻之也人

七十子之

其學舉六藝

禮六

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

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樂動曰三雍之制度非謂千三雍宮及

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

禮大

存肆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

以聞大行令奏諡曰獻

通南夷置犍爲郡

初治雲今貴州遵義府道縣是後

通西夷置一都尉初王恢

之討東越也使番陽

漢縣今曰鄞

令唐蒙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

枸一作莠音短草類生水而生子

如藥將熟時正實以蜜醱而食之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

一作牂牁即古牂水其

通廣西南甯府爲左江右潯州府合右江別潯

江亦導源貴州入廣東境爲西江下雷州入海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

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今貴州以西南甯府地古爲夜郎國

神夜郎臨牂牁江

牂牁江長也蒙在牂牁伐夜郎船于岸而步

江廣百餘步南越

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

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

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徂關

今四川雅州府清江縣古稱都蘭其東北有大關山即平味縣也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後以竹筒封多同其名也厚賜之喻以威

德約為置吏多同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

上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

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

報時平今四川會理縣古稱都蘭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

曰平律冉駹丹驩西夷二族今四川茂州是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中

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闢益斥

也官也西至沫即青衣水出雅州府天全州若水即灌水注見前南至牂牁為微通零關道一

作蜀漢書地理志置關道橋孫水水經注孫水出麻登縣一名白沙江南入若水以通印都為置一

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

竇太主即竇太后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

兒童偃上使之侍飲偃為主人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鞠之戲角狗馬上

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謂以戟而前曰

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待公主一也敗

辨以談
侍漢武即
其自稱亦
不過從容
談笑遊世

金馬門耳
乃能盡言
直諫非壯
不阿非壯
助輩所及
安得以滑
稽少之

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而

偃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一曰風氣亦曰財工而方淫氣所生

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

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置酒

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詔太中大夫張湯杜陵人中大夫趙禹潁川人定律令湯禹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蘇林曰捕刺于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于是始作見知法按案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蠲

以公孫弘爲博士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

食音呼令各依次第陳供其飲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俱也令所屬者與上計使者齎來也菑川公孫弘對策味曰弘

之時不貴爵貴而貴勳者不重刑罰而民不犯刑者以正而過民信也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弊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者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而無怨者選期朝廷皆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違道當罪則奸邪止實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太常奏第居下上特擢爲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金馬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謂馬是獻之詔立馬于

發金馬門故更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謂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注〕六年冬初算商車

春穿渭渠

亦曰漕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渠漕渠首見明淮南漢山原東至于河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

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二歲而通人以爲便

匈奴寇上谷

注見前

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卻之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

公孫賀公孫敖

皆漢人

李廣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爲匈奴所得置兩馬

間絡而盛臥廣佯死視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故每出輒有功

〔注〕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

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墜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正爲可以事此應英爲凱教廣可論之爲止
史不耳責部射聽明甚法之乃謂甚職畫李
宜余名子石其武莫器請醇正者官廣射
入以談虛之出帝此小而言不其守所阿

子據生

太子

立爲夫人衛氏爲皇后

帝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

立爲后

帝得皇子甚喜立爲太子後方崩故
帝作驛說后立也爲美賦以成終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

漢郡治平剛故城
在今熱河八溝界

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初廣屏居塞田南山嘗夜從人田間飲酒至亭霸陵射醉河止廣
霸陵曰故李將軍射曰今將軍向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

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射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請帝弗許也廣強臂善射嘗
出獵見草中石以爲鵠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薺

即薺陌今奉天府瀋陽城東及
遼東遼河之江原道皆其地也

君降置蒼海郡

薺君南閩

名君等率口二十八

萬詣遼東

漢郡治遼平故城在
今奉天府遼陽州北

內屬詔以其地置蒼海郡人徒之費擬于南

夷數年乃罷

以主父偃

趙武靈王自體主
父支庶因以爲氏

嚴安徐樂爲郎中

主父偃臨淄人始遊齊燕趙

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

其略曰昔秦吞戰國悉時不伏使蒙恬將兵北伐時地千里天下無窮曉
子真海轉輸北河男子疾病不足子偃與女子紡績不足子韓毒百姓歸附天

下結瘼夫知奴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使眼天性固於漢夏勝時固弗理也
今不上觀虞夏商周之效而下覆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共苦也時偃同郡嚴安以

故丞相史上書

時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爲制度以防其淫又今南夷朝夜郡降羌
時言州郡城邑深入匈奴之境其能城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也

無終徐樂亦上書

時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
楚七國之兵是也此二者安危之明要也聞者關東數不登重且邊境

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者土崩之候也故賢主當
萬化之望之廟堂之上而治未形之患防使天下無土崩之患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

主父偃建國與
賈誼兼建
諸侯之意
同然叔世
風禍國爭
兼併豈且
益滋耳

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

三人惟張光建帝一歲西漢爲中大夫大臣長其口勝遠累千金或謂僞曰太樓矣僞曰吾生

不五鼎食耳
卽五鼎食耳

〔寅〕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鬪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故城在今寧夏多斯右翼後故

匈奴

奴入上谷漁陽

漢郡治漁陽今順天府密雲縣是遣衛青李息

都人

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

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西華縣東北

侯主父偃言河南地

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可省轉戍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

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

榆林志黃河自雷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

至榆東許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中國之河套道廣數千里

費數十百鉅萬

三月乙亥晦日食

武帝之徒
解及公孫
引之罪解
可謂能解
惡者若司
馬遷於游
俠一傳則
津樂道則
以和險憤
激助深辭
而裂名教
矣

徙郡國豪傑于茂陵

帝陵邑在今西
府與平縣東北

主父假言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

亂衆之民皆可徙置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輒
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在徙中衛青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
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生平睚眦殺人甚衆上聞
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
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
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
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主父偃嘗欲納女子

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

與姊亂與紀
主傳請治之于是拜偃爲齊相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

王王懼自殺偃始爲布衣時
已又敗齊王彭祖悉上書告
齊受諸侯命乃後諸侯子弟
多得罪者上聞大怒

囚偃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

誅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孔子後高祖功臣
子臧子嗣爲侯爲太常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

百里是其所行意近道轉近其
行意近道轉近其
所必無亦
整空荒誕
之一證也

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

右監對有左監

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上絲是悅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

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

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

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

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ET〕五年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

此則既相而後封

時上方興功業丞相于是開東閣以延

澤名在直隸天津府

侯丞

賢人與參謀議

丞相身食一肉新其節

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有隙

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汲黯每面觸之

謂上嘗與黯語其多諍不處乃

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因欲誅之以專請徙黯爲右內史

景帝二年分

右內史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黯居數歲官事不廢

丞相精簡民非得決乃其上下其議者

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且所謂禁者以治賊之衣裳而大森之干戚決而不禁也臣

恐罪人決之而走不能也其民以自備而從法將是按賊盜而奪民教也夫不便于是恐相繼也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走之還以青爲大將軍匈奴右賢

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

通典高闕在張山西北山在今英州次西北

將軍蘇建

杜牧人討平
後何爲

李沮

雲中人也

公孫賀

爲太

李蔡

爲代

俱出朔方李

息

爲大

張次公

齊東人也

俱出右北平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醉

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

小玉也

十餘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

將皆屬焉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爲列侯

位爲文春無不美焉
陸安於安爲千餘青固謝

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人

公孫救爲合
陸安於安爲千餘

顯侯公孫衣
叙爲從平侯

青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

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邪青

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

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

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于是丞相平津侯等

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大常博士十八以上
二千石歲察可者常與計
博士弟子一

歲輒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

漢書儒博士弟子
試射中甲射中乙科
補掌故掌故治禮之官
主故事者以有文學

謂漢者爲
之故者

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

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

謂中二千石
二千石也

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

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午戌〕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公孫敖、李廣、蘇武、張敖、李息、索娥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故匈奴小王降

敗降匈奴。衛青率六將軍再出二月四日定襄漢郡治高渠故城在今歸化城南前後斬首

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

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

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

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于境外于

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

子霍去病平陽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少兒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漢作校

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謂奔捷斬捕首虜過當謂所將人

多過于所當于是封爲冠軍小河南南陽府鄧州有冠軍城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

處軍得不乏封博望漢縣今爲縣侯是歲失兩軍亡塞侯以放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軍

漢兵散極而取之毋近塞軍于徙之

六月置武功爵臣瓚曰漢陸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關勇衛三級曰萬士四級曰元士五級曰

詔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繇

一級曰軍衛此武

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

匈奴，斬首虜，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類事古曰：物之重，水等也。可欲移賣而無有者，大不得流也。其

議爲令。是時盜擊匈奴，大司馬經用既竭，故爲此詔。有司奏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賊罪，置賞

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謂三晉曰：實爵一級，爲錢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萬錢一金，合或三十

餘萬也。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己〕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行幸雍

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以爲瑞，白麟爲白麟之歌，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水上，上異此二

物，博學臣於軍上對曰：野獸，非角則謂水也。象，狹內謂象，無外也。若此之陳，則有別左，雅要安雲，而變化者，所對矣。由是始議改元。有司奏言：「元宜以天瑞

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江淮間輕薄

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雷氏出古獲罪

于太子遷。被善用劍，太子召與觀，中太子故得期。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旬

奴安斥免之，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上遣中

尉卽訊安。太子遷欲使人刺殺中尉，不果。安旁使有弄是者，卽刺殺之，因發兵反。中尉

附手安視其顏色和遂不發

公卿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恥之爲反謀益甚衡

山王賜與安故不相能

詔即安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實客使

當入朝過淮南乃

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遂謝病不朝安數召中郎伍被

管人

與謀反

事

按始以爲不可安謂問之伍曰今請使歸與心百姓無怨氣可爲萬朝後即誅豪傑于朔方又需爲詔張書遣諸侯太子等臣使民聽話使憤即使歸士隨而說之伍可激得什一

欲使人

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青因卽刺殺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等如發蒙振落耳

韋昭曰昔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取之而

會太子遷謀殺漢使事覺

安有舉子不害最長弟費不害之子廷材高有廷尉逮捕

安欲發兵猶豫未決伍被自詣吏具告與安謀反事上使宗正以符節

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皆伏誅有司捕諸與謀反者得陳喜于衡

山王子孝家

先是蜀山王以王后徐來書欲害太子與立共弟榮乃孝聞律先自告除

其罪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枚赫等公卿請逮賜治之賜自剄死

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

人

上以任彼得多引漢之美欲加獎廷謝滿曰臣昔爲王虛反計罪不可赦乃請將中臣助

夏四月立子據爲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

張壽持略 鑿空所至 之地多中 閉不通釋 語未必更 曉得開且 以爲子蘭 澤出河不 所出乃知 確澤母河 塔里源無 與河可無 沙他厄魯 奕今厄魯 特向部凡 山版圖里 嶺川造凡 嶺按其地 詳詢其人 然音義參 差猶必疑 經審訂始 合或書考 證以難食 爲據哉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漢國古花里地在今蒙古復事西南夷初張

騫自匈奴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其俗土著耕田有

多善馬馬汗血顏師古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玉其東北則烏孫國

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注注河源發蔥嶺分爲二水其一水西流月共其東水

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

行入焉望即古鹽澤也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

百之者自漢張騫始於焉于闐也漢書西域傳于闐國在葱嶺之南

拉歐與羅爲鹽澤界二海子漢書西域傳于闐國在葱嶺之南

匈奴右方居澤以東南接羌隔漢道焉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前使時

見印竹杖竹高節實可爲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音慎焉孟康曰蜀天竺

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止著度大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

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

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

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

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

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

騫因蜀犍爲前注見發間使四道並出此出出山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阻氏務南阻且明終莫得通于是始通滇國漢使至蜀家王當先謂曰漢與我大州

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道因險言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四

中庚二年春丞相公孫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蔡爲人

在下中取充位天下事皆決于湯

以霍去病爲票通作驃騎將軍品秩同擊匈奴敗之去病以票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東南西河舊事焉支

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音朽王在今甘肅涼

州府漢初爲匈奴祭天金人漢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大神之益封二千戶夏復與公孫敖

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漢書地理志按居延在

注見前過小月氏注見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

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謂所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

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謂選留等

也。由此去病益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是夏前討張敖，中令字廣，俱出右北平，涼殺胡奴數千人而將軍死者亦過中，故無賞，及公孫

新贖爲庶人。

秋匈奴渾邪王

匈奴王之號，今甘肅甘州府漢初爲匈奴渾邪王地。

降置五屬國

各依水國之俗，而屬于漢，故曰屬國。

以處其衆

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

源邪王，休屠王，居匈奴西方，厚于畜其數，漢所殺，并其衆降。欲召誅之，源邪王恐，遂降漢。休屠後悔，源邪遂殺之。

漢詔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

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賜

數十萬，封源邪萬戶爲侯。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問曰：「渾邪率數

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關出財物于邊關？黯勸曰：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殺無知

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爲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魏西、北、東、上

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河

西。漢河西並南山。即南郡，漢注見前。考是山自遼東至四城，隨嶺之南，故名南山。山東南一

山東出金城，與至鹽澤，空無匈奴矣。明年，匈奴滅，西北地上郡休屠王太子日磾。音

沒入官輸黃門少府養馬久之上游宴見馬日禪牽馬過殿下容貌

甚嚴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即日拜為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

主賜日禪姓金氏

〔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秋山東大水徙其民于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飢乏遣使虛倉廩以

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得匈奴河南地城郭徙民居之曰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今謂三輔波瀾是明池中有神池噴時治水暫停舟于此 上將伐昆明杜佑通典昆明在越西南一名昆侖以昆

明有池方三百里漢書注昆侖曰昆明國有滇池滇與昆明同以四海河為境亦曰昆明川漢武侯其形作池非深池也 西河即古葉榆澤在今雲南大理府城東如人耳形

亦曰洱海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故吏弄法者皆謫令伐棘上林

穿昆明池考漢書西南夷傳夜郎以西漢最大滇師滇東北至葉榆為滇昆明是滇與昆明乃兩國臣突以滇池屬之昆明非是杜佑指西河為昆明之池蓋承漢書北至葉榆之文也

得神馬于渥洼音變水中李肇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道利屯田教燒界數于此水旁見神馬玩

警久之乃代土人持粉紳收得其馬獻之狀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漢書水西威圖論云成置水之支流也 正置水即今蕭河在敦煌縣南 帝方立樂府顏師古曰樂府之名起此

使司馬相如等造為歌詩以宦者李延年李夫人為協律都尉絃次以合

及幣即後
世交田
鈔之所
助蓋欲以
抹盜錄之
弊耳不知
幣且盜不
幣又盜不
造乎不可

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爲歌其無曰大一祝天馬下舞赤汗液流結志取廣情格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有司言縣

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

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

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

銀錫爲白金三品時鑄以爲天用其如鹿地用其如馬人用其如銀故白金之品大者圓之其令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于是以東郭咸陽東郭以地

名與之孔僅南陽大治爲大農丞大農令有兩丞領鹽鐵事桑弘羊桑氏桑大夫子桑之以計

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悉秋毫禁民敢鑄鐵器煮鹽者鈇徒計左趾以級爲

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各證度其財物之多率

緡錢二千而一算緡錢也以其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及民有船車者皆算皆平作錢數匿不

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皆

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至忘食焉

以下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初，河南卜式數輸財助邊，上使問式欲

官乎？曰：不願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子誅匈奴，愚以

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

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及爲郎，不願任，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交與

其書以爲辭，武令，民俱之，宋書，推爲齊相。

春有星孛于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漢在

北今略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北平始置，以冠將軍之號。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

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定襄去

李廣請行，帝以其老，弗許。良久許之。德威大將軍，以前嘗以爲前將軍，公孫

賀爲左將軍，趙食其音異，其主爲右將軍，曹襄平爲後將軍，皆屬大將

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併于

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臣

之即必而于之伺良則倒塞也塞有非而雖
多此無乘不蒙奴產塞外今外以寡生父
僞知之驟乘古即古外而率驟所驢外驢馬
史事乃馬單今之之馬多有非所驢母

願居前先死。單于青以受上誠，不聽。廣遂行，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令武剛車兵車也，中有蓋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

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

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羸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

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俱在朔方郡，城在趙信所將匈奴故地燒其積粟

而還。廣與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大將軍還過幕南，乃遇之。責廣之

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今幸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

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爲二千石四

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不盡食，

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者無老壯皆爲流涕。

食其下其當死，願爲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匈奴在左，王將居東方獲

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山在塞北，在蘇尼特之北登臨瀚海。在蘇尼特之北

西接伊斬七萬級，功多于大將軍青。既皆還，置大司馬位。青

去病皆爲之。由是青日諫，而去病日益貴。去病爲人少言，不聽，有風狀，任容，欲飲之，孫吳兵法，對曰：「願力唯何如其不至學古兵法，帝爲治第，令觀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事。」

重之背爲人仁善士道議以和柔自錫于上兩人志操如此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

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匈奴所居處爲庭

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

居

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

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

先驅軍出武官

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者乃不乘三萬匹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以義縱

河東人

爲右內史王溫舒

潯陽人

爲中尉

初縱爲南陽太守案甯成

家破之成坐免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言果是也

後徙定襄方至掩獄中重罪

輕繫及私入視者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

中不寒而粟

時雖寒然溫以深刺爲九體於其治尙輔法而行峻憲以重擊爲神

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爲右內史溫

舒始爲廣平

今直隸廣平府是

都尉盜賊不敢近廣平遷守河內以九月至令郡

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輔郡中豪猾相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

無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得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聞之

以爲能擢中尉溫舒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然縱廉其治效邽

都時楊可方受告緡

時下告緡令人有告緡不出緡者可方受之

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

上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溫舒少文居它惛惛不辨至中尉則心開

故善諂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後徙右內史復行中尉會發兵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之人告溫舒受吏錢及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溫舒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

即中令更名

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溫舒與弟同三族也

兩婚家令一故爲五也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齊王即之母

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于是拜少

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于是誅之

〔考〕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坐盜孝景園塹地也

罷三銖錢重鑄五銖錢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鎔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于時民盜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

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

辭行通大行李急曰：知家逐逐，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講內，雖許以主心，外黯居淮陽，十

歲而卒。

夏四月，以莊青翟高祖功臣武領，能而不爲丞相。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夏四月，廟立。廟師古曰：于廟中，命之。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策。

三王同日立，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漢立八年，齊無子，國宗且齊後，俱以罪自殺，事具後。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漢曰：帝甚悼之，令爲冢，像

祁連山。初，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霍仲孺。仲孺自

家，籍絕不相聞。去病無壯大，始自知爲仲孺子。時仲孺已娶婦，生子光。字子去病大爲父買田宅奴婢。

將光西至長安，任爲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命與車御光祿大夫。即中大

殺大農令顏異。顏俠之，後夷父，字顏子，孫因以爲氏，與濟南人。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旣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

不悅，人有告異它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言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

應徵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